

张爱玲影剧文本

【港】张爱玲

张爱玲

目录

太太万岁

人 物.....	2
第一幕.....	4
第二幕.....	25
第三幕.....	51

情场如战场

人 物.....	75
第 一 场.....	77
第 二 场.....	79
第 三 场.....	80
第 四 场.....	81
第 五 场.....	84
第 六 场.....	88
第 七 场.....	91
第 八 场.....	92

第 九 场.....	94
第十一场.....	96
第十二场.....	97
第十三场.....	98
第十四场.....	99
第十五场.....	100
第十六场.....	102
第十七场.....	105
第十八场.....	108
第十九场.....	110
第二十场.....	111
第廿一场.....	112
第廿二场.....	114
第廿三场.....	116
第廿四场.....	119
第廿五场.....	121
第廿六场.....	131
第廿七场.....	133
第廿八场.....	136
第廿九场.....	142
第 卅 场.....	146

第卅一场.....	156
第卅二场.....	157
第卅三场.....	165
第卅四场.....	168
第卅五场.....	172
第卅六场.....	173
第卅七场.....	176
第卅八场.....	177
第卅九场.....	181

太太万岁

人物

母：唐家兄妹的母亲。

少：少奶奶陈思珍，唐志远的太太。

妹：唐志琴，唐志远的妹妹。

弟：陈思瑞，少奶奶的弟弟。

志远：唐志远，少奶奶的丈夫。

咪咪：施咪咪，交际花，女骗子。

玲玲：玲玲，施咪咪的朋友，交际花。

陈父：少奶奶思珍和弟弟思瑞的父亲。

陈母：少奶奶和弟弟的母亲。

张妈：唐家的女仆。

施兄：施咪咪的真丈夫，假哥哥。

杨：杨律师。

杨妻：杨律师的太太。

周：周先生，唐志远的朋友。

薛：薛副经理，任职唐志远开办的公司。

男仆：陈家的男佣人。

云老：陈家客人。

电：电报员。

客：客人。

第一幕

1

少：张妈！张妈！

张妈：唉，来啦！少奶奶！

少：你去请老太太下来，说香蜡都点好了。

张妈：噢！

少：哎呀！闯了祸了，告诉你嘛，老太太今天过生日，叫你小心点儿，别砸碎东西。张妈：唉，不知怎么的，手一滑。

少：得了！别说了，赶快捡起来吧！

张妈：噢！

少：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

张妈：哟！我的手破了！

少：你今天怎么了？不要紧的，你用纱布把它包起来吧。

2

张妈：噢，老太太。

母：刚才摔了什么东西呀？

张妈：唔，刚才……唔，是，唔。

少：不是我、是行堂里的小孩用皮球，把这玻璃窗给砸了。

母：哼，现在的小孩子。简直就是一群小强盗，我就看不惯。少奶奶，赶明儿你要是有了孩子，可别像他们那样没管教。

少：妈，妹妹呢？

母：她在楼上呢。

少：妹妹是说妈过生日，妈喜欢看绍兴戏，要不要一起去看？

母：今天有客人来打牌，我想，改天再去看吧。唉，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让我来看看报纸。唉，不戴眼镜。看不清楚。

少：妈，您甭看广告，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

母：样林嫂？没听说过嘛。

少：唔，听说是一出新戏，挺苦的。

母：嘎，苦戏，越苦越好。张妈，你手怎么啦？

张妈：我手……

少：啊，她手上生湿气，我给她搽了点儿药，给包上了，妈，我，我该拜寿了。

母：哎！慢着，我自己还没磕头呢。让我诚诚心心磕两个头，明年也抱个孙子。

3

母：这是谁干的？张妈，是你吗？

（发现打破的碗）

张妈：老太太……

母：那么刚才哗啦啦一响，就是这个啊？

张月：是的。

母：嘿嘿，少奶奶。你同才还跟我说是家门儿的玻璃窗呢。张妈，你来了这些日子。给你砸碎了多少东西了？难道我们不是花钱买的？

少：张妈，以后做事小心点儿。

张妈：听见了。

母：哼！少奶奶。这种人是贱骨头，不能对的客气。

张妈：老太太。您还是另外去找人吧，这种事情我也不干了！

母：嘎？说你一句，你就走！这儿上上下下……

张妈：我一个人。人家的佣人没我事多。可是钱倒比我多。

少：张妈，赚工钱少也得好好说呀。

母：少奶奶，我们凭什么加她工钱呀！她的哪样不是我们的？

张妈：老太太。难道我们当下人的。还得吃自己的吗？

少：得了，得了，不许你再说了！赶快把这个破碗拿出去吧。

张妈：哼！

母：你走就走，得了。什么稀罕呀！

少：奶。犯不着跟她生气，待会儿我来骂她。

4

妹：嫂嫂，嫂嫂。

少：干吗？

妹：你来呀，我有话要同你说。

少：唉！

妹：唉，嫂嫂，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呢。

少：噢！

妹：我跟妈拜寿。她给了我五万块钱。我想去给她买点儿吃的，你看买什么好呢？

少：唉。就不知过她喜欢吃什么。7妹：噢！妈！（电话铃响）

母：少奶奶，这个是志琴的干妈送的，我想不好意思全收下吧？

少：那么就收下一样。把火腿退了吧。

母：唔，那你看给多少赏钱呀？

妹：妈瞧着办吧。

母：唔。我老了。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了，我胡里胡涂的，回头给少了，给人家骂。一盒橘子，一盒苹果，恐怕不少钱。

少：我看给两万块钱也差不多厂。

母：这两洋水果我全不爱吃，我最喜欢吃菠萝蜜了。

少：啊，你最喜欢吃菠萝蜜啊。

母：少奶奶，志远有名片吗？

少：有的，在我房里。我去拿。

5

少：嘎！你要出去？

妹：唉，买点儿东西。

6

少：张妈。你去把这张名片交给老太太。噢！张妈，你来。张妈，你以后不要跟老太太罗嗦了，你事情多，我明白。可是我...。。

张妈：少奶奶，不是我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就数我们当佣人的最不值钱了。

少：张妈，以后老太太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我另外每个月再贴你点儿就是了！喏！这是五万块钱。可千万万别让老太太知道啊。

张妈：唉！谢谢少奶奶。您真是个明白人。

少：回头你去跟老太太赔个不是。知道吗？

张妈：是。

7

（电话铃响）

少：咦。你不是弟弟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的声音我怎么听不出呢？你到安庆才不到两年呢！

弟：大姐！你结婚我没赶上吃喜酒。我还没有看见过姐夫呢。唉。我现在就来看你你好不好？唉。你等一等啊。

陈母：今天她婆婆过生日。你正好去拜寿啊。

弟：嘎！噢，妈在跟我说话。她叫我给你们老太太来拜寺。那么。待会见见吧！那大概没能带什么东西吧！

少：别带。因为我想你第一次来。要嘛。这样吧！你去找些台海的土产。唉，虽好是菠萝蜜！

弟：好了。我知道了，嘎！嗯！妈！问您去不去呀？

陈母：我不想去了！

弟：喂！妈说的不来了。嘎？她问爸爸去不去？

陈母：那，你自个儿去问问他吧！

弟：妈。那我走啦。

伯母：唉，你到他们家可别乱说话呀！她婆婆挺厉害的。

弟：我知道了。

8

弟：再大一点儿的有没有呀？

店：我们都卖掉了。

弟：啊！

妹：唉，我也回菠萝蜜。

店：对不起，菠萝蜜已经卖完了。

妹：嘎？

妹：恩，你能不能让点儿给我？你就少买两个打什么要紧呢？我是特为跑来买的。

弟：我也是特为送礼的。少了嘛。不好看。

妹：你这个人真不讲道理！

弟：啊！啊！我不讲道理，我买的东西凭什么要让给你呢？

妹：哼！

弟：哼！

9

少：啊。弟弟。你来啦！

弟：大姐。

少：妈。这是我弟弟。他刚从台湾回来的。

弟：伯母，我给你拜寿。

母：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少：我给你介绍啊，唔，这位是物太太。

弟：杨太太。

少：这位是杨律师。

弟：杨律师。

少：杨律师是你姐夫的好朋友。

弟：噢。唉，请坐，这儿有一点儿土产。从台湾带来的。

少：飞机上还能带东西呀？是什么？

弟：菠萝蜜呀！不知道伯母喜欢吃不喜欢吃呀？

母：那。好极了。我正对吃菠萝蜜呢！

弟：我要知道伯母喜欢。我就多带几个来了。

母：嘿！够了。够了！少奶奶，我说你还是让舅少爷到你房里去坐吧！也许你们姐儿俩有很多话要说呢！哈哈。

少：他约了你们到这儿来打牌呀！自己到现在还不回来！

杨：不要紧的。我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

少：要不，我们把牌桌先搭起来再说吧！

杨妻：好的，好的！

10

妹：杨先生，杨太太。

妹：妈，气死我了。跑了好几家也买不到菠萝蜜。

母：得了，别生气了，这不是菠萝蜜吗？这是你嫂嫂的弟弟。从台湾才带来的。

妹：哼！早知道有人送也省得我跑出去了。

母：唉，他在楼上跟你嫂嫂说话呢！

妹：噢母：你上去。

11

弟：他倒是有很多计划。故可惜没本钱。

少：噢！唉，妹妹你回来啦。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弟弟，刚从台湾回来的。

弟：嘿！嘿妹：嘎？是你？

少：什么？你们认识的？

妹：刚才我碰见他在那儿买菠萝蜜。

少：噢！

弟：刚才真对不起呀。

妹：没关系。

12

母：少奶奶少：唉！

母：你把牌拿给我。

少：好的。我来拿。

母：舅少爷。你请坐呀！

弟：不。不。

少：这次您一路辛苦了吧？

弟：没有，没有，坐飞机倒还好，一会儿啊

.....

母：坐飞机不是挺危险的吗？

弟：哎呀，这次倒真是惊险呀。快到了上海了。马上大雾。绕了好几个圈子啊，没办法下来。汽缸里的油也都快用完了。大家都很紧张呀！

母：哎呀。阿弥陀佛。可吓死人啦！

少：后来怎么样呢？

弟：那个时候大家哭的哭。简直乱极了，只有我一个人倒还镇静。一点儿也不害怕，怕也没

用。我想要是真的掉下来。一秒钟之内结束我的生命，唉，不是很悲壮的嘛！

少：啊，你真勇敢。

母：瞧，我净顾着说话了。把楼底下客人都给忘了。噢。少奶奶。回头志远再不来，你就替他打吧！

少：噢！

弟：大姐！你几时学会打牌的？

少：我结了婚才学的。

妹：我知道嫂嫂顶不喜欢打牌。可是有时住客人来了。不能不陪啊。也是一件苦差事。

弟：她从前最喜欢听音乐。现在还听不听啊？

少：哪儿有工夫用呀！我现在就希望有个无线电，能听听唱片就很满足了。

张妈：少奶奶。老太太请你们下去吃面。

少：我们下去吧。

弟：姐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少：唉，就不知道他上回儿去了。

13

志远：噢。

志远：岳父。

陈父：唉，你怎么来的啊？思瑞从台湾回来啦。我已经叫他去拜寿了。

志远：噢。思瑞已经回来啦？

陈父：哎。今天刚到啊。

志远：我今天特地到您这儿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计划。

陈父：计划？哎。你怎么老有这么些个计划。你在银行里不是干得好好儿的吗？

志远：我在银行一天到晚点钞票啊，可是点来点去。全是人家的钞票。这样干下去。太没有前途了呀！

陈父：前途。志远，不是我说你。一个人年轻不好好儿做事。专门胡思乱想，还有什么前途啊？啊！我劝你呀，你给我还是安分守己的。别净出什么新花样，啊！啊！

14

（电话铃响）

男仆：喂！陈公馆。噢？

陈父：你问他姓什么？

男仆：喂。您贵姓啊？噢！他姓林。

陈父：噢。姓林的，又是来借钱的。告诉他。不在家！

男仆：喂！我们老爷出去了，唉。唉！噢！

陈父：志远啊。我也不留你多坐了。今天你们老太太生日，家里一定许多客人。你得回去招待招待。唔！

志远：可是，可是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无论如何请您把我的计划考虑一下儿，我。我们现在想办一个企业公司。

陈父：企业公司，啊！

志远：唔。专门做进出口的生意，一切都很有把握了。不知您肯不肯帮忙？

陈父：帮忙？做生意怎么能叫别人帮忙呢？唉。一个人呐。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你想

办企业公司啊，好啊！可是现在问问你自己。你有金条吗？你有美金吗？嘎！

男仆：老爷。朱老爷来了！

陈父：噢！

15

陈父：呀。云老！

云老：哈，哈。

陈父：你这么个忙人怎么会有工夫来的？

云老：哈，哈。哈。

陈父：哈，哈，啊！

云老：今天好热呀！

陈父：唉，热极了，哈，哈，哈。

16

志远：吗！

志琴：哥哥。

母：噢，大概你们还没有见过，他就是思珍的弟弟。

弟：噢，姐夫。

志远：噢，你们到哪儿去啦？

志琴：我们去游水，他教我的。

弟：嘿嘿！

17

母：你各个今天要到香港去了。

弟：噢，坐船啊？还是坐飞机？

志远：唉，坐船。

弟：坐船？顶受罪，又慢又不舒服。

母：唉，少爷，这是我儿子。

弟：唉，生死有命，坐船一样有危险，是不是呀？

志琴：那总比坐飞机妥当，你以后再也别坐飞机了。

弟：好吧！哼哼，唔！

18

张妈：汽车已经叫好了。

志远：好了，走吧。妈，我走了啊。

弟：姐夫，我送你上船吧。

志远：唔，不用了，再见吧！

弟：再见。

少：志远，你到了香港就打电报来，嘎！

志远：噢，我知道了。

19

志远：你弟弟跟我妹妹亲热的那种样子，我实在看不惯。

少：你又要多管闲事了！

志远：哼！

少：唉，志远。

志远：唔！

少：你来看，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那个别针，你看，镶得真好！

志远：等我有了钱，我就买了送给你。

少：不过这种东西到底没有什么用处，真要有钱，还不如买个无线电呢。

志远：啊！你就是一天到晚忘不了你的无线电！

少：唉，车来了。

志远：噢。（上车，音乐）

志远：思珍，你回去吧。

少：志远，要四香港那边没什么机会，你也不要灰心，你就当是去玩一次。

志远：这我知道。

20

周：老唐，上来吧！（自飞机上喊）

周：唐太太，再见啊。（志远其实坐飞机去香港，但怕母亲担心，没有说穿。）

21

少：喂！是啊，噢，是弟弟呀！噢，你找妹妹说话，等一等啊！

少：妹妹，妹妹，电话！她就来了啊！喂，你怎么一大清早就打电话给她呀？啊！噢！

妹：喂！我就是啊！啊！噢，你等一等。

妹：他要我到你们家去，回头到郊外去野餐，你也一块儿去，好不好？

少：他又没请我。

妹：喂，嫂嫂不来，我也不来了，嘎？你等一等，啊！

少：喂！

弟：大姐，她怕难为情，你不来她就不肯来，做个好事吧！我的好姐姐。

少：哈哈，少肉麻，我来就是了。

妹：哎呀，还不能告诉妈呢，因为这次她生日，你们老太太、老太爷都没来，她有点儿不高兴。

少：好的，那么你先请，我一会儿就来，免得她疑心。

22

母：志远出了门，我真不放心。

少：他那么大的人了，您还替他担什么心呢？

母：昨晚上，我一宿都没有睡觉。

（早报标题为“海风轮”失事）

（音乐）

第二幕

23

母：少奶奶，志远坐的那条船叫什么名车呀？

少：噢，海风！

母：海风！

少：是啊，昨天我还到船上去看过的，到香港去的人可真多，乱七八糟的全挤满了，现在出门可真不容易，唉妈！您怎么啦！妈！妈！妈您什么地方不舒服？（母昏过去以为儿子出事）

母：唔。你看看。（指着报纸）

少：妈，不是的，他不是坐这条船去的。

母：哼，你别骗我了，他不坐这条船，坐哪条船呢？

少：他不是坐船去的，他是坐飞机去的。

母：啊？一会儿又变飞机了。

少：是怕妈不放心，所以才扯了个谎，说是坐船去的，其实我是亲眼看他坐飞机去的。

母：哼！你当我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凭你这两句话，我就会信？啊！啊！啊！天啊！天啊！（大哭）

少：我干嘛骗您嘛。

母：你说他真的不在这条船上呀？那你刚才不是说亲眼看见他船上乱七八糟的吗？还挤满了人所以才出这个乱子啊哎哟！哎哟！

少：张妈！张妈张妈；少奶奶。

少：妈！您还是到楼上去歇一会儿吧！张妈，扶老太太上去。

母：哎哟！（音乐）

24

电：你们这儿姓唐吗？

少：唉！

电：电报。少：妈志远已经到香港了。

母：噢！

少：这是他的电报，我念给您听啊！“安抵港，三日后返申。”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母：

对！谁知道你们在捣什么鬼呀！

少：这电报又不会是假的嘛！

母：志远这条性命总算是保全了，可是我这条老命儿差点儿给你送掉。

少：以后我再也不扯谎了。

母：反正我这老太婆也给你们耍够了。

少：妈，我，我想出去买点东西，您吃什么，我给您带回来。

母：去吧！我不想吃什么。

少：啊！

25

弟：大姐怎么还不来？我们不等她了走吧！

妹：那不好，刚才我们一定要她来，一会儿又不等她了这算什么呢？

弟：我是怕你等得不耐烦了呀！

妹：没关系！

26

妹：有小说没有啊？

弟：没有，我爸爸看的书啊，都是我们不要看的。

妹：唉，这是谁呀？

弟：这是我爸爸从前的照片儿呀！

妹：“爱兰室主小影”。他为什么叫“爱兰室主”呢？

弟：因为啊，他从前爱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兰’，后来她死了，我爸爸老想念她，就题这个名字。

妹：咦！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哀感婉艳的故事呀！

弟：唔，你别看我爸爸现在这个模样，他从前呐，也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呢！

27

妹：嫂嫂，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少：我本来早就要来的，妈忽然地有点儿不舒服。

妹：啊！妈怎么了？

少：你别着急啊，她现在已经好了呀！

弟：走吧！走吧！时候不早了呀！

少：你们两个人去吧！我实在太累了，我不想去了。

弟：那你又何必来呢？

少：唉，弟弟，爸爸在家吗？

弟：在楼上，你有事找他吗？

少：没什么事！再见啊！

弟：再见。

28

少：唉，爸爸，您下来呀！

陈父：哎，哈哈，哎恩瑞呢？

少：他们已经走了。

陈父：噢，哈哈，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呢？

少：嘿，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呢。

陈父：噢！

少：我们老太太有点儿不舒服。

陈父：噢，哪儿不舒服啊？

少：老毛病发了，胃疼。

陈父：噢！

少：爸爸！

陈父：噢！

少：哼，我们老太太也真古怪，刚才她病了一会儿，就觉得她要死了。

陈父：噢！

少：一着急啊，就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了。

陈父：噢！

少：她告诉我呀，保险箱里有一百八十条金条。

陈父：一百八十条呀！

少：还有美金。

陈父：美金！

少：还有股票。

陈父：股票，哈哈，是哪家的，美亚纱厂的啊？

少：啊，我也不太清楚。

陈父：啊！

少：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里有钱。

陈父：啊！

少：爸爸，您想，这位老太太也太精明了，平常一个子儿都不放松，志远在银行里又挣不了几个钱，要我来当这份儿家，啊！就知道受了多少罪，啊，啊啊，。

陈父：哎，你哭什么呢？后来那个保险箱钥匙还在你手里头吗？

少：（摇头）

陈父：噢，她又给拿回去了。

少：唉！

陈父：噢，那也不要紧啊！将来这份儿家产，孩子啊，你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

少：爸爸例说得好听，现在没钱怎么过呀！把志远都逼死了，才跑到香港去想办法。

陈父：他到香港去干吗呀？

少：他最近有一个计划。

陈父：计划？什么计划？

少：他没告诉过您啊？

陈父：嗯，没有啊，嗯。

少：听说要办一个什么企业公司。

陈父：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叫他赶快回来吧！啊，他要是缺少什么本钱的，你爸爸总可以替他想办法的，嘿，嘿，嘿。

少：爸爸。

陈父：嗯。

少：你真的肯帮他的忙？

陈父：嘿嘿那还不全是为了你，嘿嘿嘿，嗯再说，志远这孩子啊少年老成，挺有这个，这、这、这个，对了前途，挺有前途的。嘿嘿嘿，嗯，他几时回来呀？

少：他大概——陈父：你叫他一下飞机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嘎！

少：唉。

29

陈父：嘿，嘿嘿。

（少奶奶随后去接志远飞机，二人与志远友人乘车回家）

30

少：你们到香港去的时候是两个人，怎么回来变成三个人了？

志远：老周这次又赚了一大票，他就带个女人回来。

少：噢，这种人将来一定不会成功的。你把箱子交给我，你现在马上到我爸爸那儿去一次吧！

志远：噢！黄包车！黄包车！思珍你看着啊，这个别针还在这儿呢！我要是发了财呀，我一定买了送给你。

31

陈父：啊，志远你回来啊！

志远：唉，我一下飞机就来了呀。

陈父：哈，哈哈唉，唉，哈，哈，唉，志远啊你上次说的那计划很有道理，来！我们商量，商量。

志远：您不是说没有什么把握吗？

陈父：唉，你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呀！上一次呀是我故意试你看你灰心不灰心。

志远：噢！

陈父：你并不灰心，反倒一个人跑到香港去想办法，可见你非常有志气a志远：您老人家要是能帮忙，那就太好了。

陈父：什么帮忙呀！你是我的女婿呀！你的事业我还能不关心吗？啊，回，唉，来来来，咱们俩人算一算，大概一共要用多少资本，要用多少职员，多少开办费。

志远：唉！（音乐）

32

（音乐。志远在策划公司开张。回家途中购下无线电和别针给太太）

33

（吹口哨声）

志远：思珍。

少：志远，是你叫我吧？志远：思珍你来看呀，喏，我把你的无线电替你买来了。

少：哎呀，你真的买了。

志远：唉！我知道你的脾气啊，给你钱你舍不得买、所以我就替你买了，嘿嘿。

少：谢谢，真好，可是大讲究了。

志远：唉，要买就买好的呀“张妈；少爷！

志远：唉！

张妈：有客人来了！

志远：噢，等我去看看是谁啊。我告诉你，待会儿我还有一样好东西给你。（别针尚在口袋）

34

志远：老周。

周：唉，我找你一块儿去喝茶去。

志远：晤，不了，我今天不想去了。

周：我特地跑这儿来找你的。

志远：恩。

周：你非去不可。

志远：啊，嘿，啊，走走走，走，嗯嗯。

35

周：唉，玲玲，你好啊？

玲玲：好，你们怎么到这会儿才来呀？

周：我叫他来，他还不肯来呢！

玲玲：康先生，你别假正经了，我给你做一个媒不好吗？

志远：做媒？什么话呀？人呢？

玲玲：去打电话去了一会儿就来。

志远：哎呀，今天天气可真热呀！

玲玲：往心里在发热嘛！

志远：别开玩笑。

咪咪：哟，谁在用我的扇子呀！（走回桌来）

志远：老周。

周：，唉，唉，唉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施咪咪小姐。

志远：噢，噢噢噢，对不起，对不起，请坐吧！（眼睛发亮）

玲玲；咪咪，你电话打通了吗？

咪咪：恩，气死了，大光明的票都卖完了。

玲玲：美琪的片子也不错呀，我和老周昨天去看的。

咪咪：那你们都看过了叫我一个人去，我可不高兴。

周：老唐？

志远：嗯。

周：你陪她去。

志远：噢，不过施小姐要去嘛，我当然应当奉陪啦，哈哈。

玲玲；咪咪，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哈哈，老周，我们要再不走，公司要关门儿了。

周：玲玲要我陪她去买点儿东西。

志远：好哇，那么你们就先走吧！玲玲：哟，我才给你们介绍了还不到五分钟你就讨厌我们啦！

志远：看看看，又来啦，哈哈。

玲玲：好了，我们识相点，走吧！再见啊！

36

志远：唉，现在看电影还早吧？

咪咪：唔，我们还可以坐会儿呢！

志远：施小姐常看电影吗？

咪咪：我最喜欢看可是也最怕看。

志远：为什么？

咪咪：因为，有时候看见苦戏，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

志远：噢咪咪：唐先生，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

志远：真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已经遭遇过许多不幸的事情。

咪咪：嗯，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吧！

志远：唉，不不不不你太好啦，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世讲一点儿给我听听。

咪咪：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

志远：那当然啦。

咪咪：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志远：噢噢。

37

（吹口哨声）

少：回来啦？

志远：哈，哈哈。

少：刚才你说还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

志远：啊，噢，噢，我本来要给你买那个别针的。

少：唉。

志远：那谁知道现在已经卖了。

少：噢？

志远：唉，真可惜，老是想买，没钱买，现在能买啦，没有了，嘿真气人。

少：哎。

志远：嘿！……思珍啊，你把那香烟给我拿来。

38少：听说美淇的那个电影好极了你几时有空陪我去看看。

志远：你不是知道我向来不爱看电影的吗？

少：你就陪我去一次不行吗？

志远：叫妹妹去陪你看好了。

少：她看过了。

志远：那那你就自己去看吧啊！

39

（在新开张的公司）

志远：我事情太忙了，有许多事情都是我们的副经理办的。

杨：你都有了太太，为什么还在外边找一个呢？

志远：嘿嘿，人哪就是这点贱脾气。

志远：啊，这位是杨先生。

志远：这位是薛副经理。

志远：我有点事我先走啊！

薛：是，是，是。

志远：呀，回头啊，保险箱里那张单子你把它拿出来。

薛：是，是，是。

志远：喏，这是钥匙。

薛：是，是，是。

志远：明儿见啊，老杨。

薛：杨先生，请坐啊。

杨：嘿嘿！我有一个朋友想在你们这儿订一点货。

薛：行行，杨先生要是有什么交易，吩咐好了。

杨：哈哈。（副经理目光不轨地看着志远交给他的保险箱钥匙）

40

女佣：小姐，唐先生来了。

志远：哈哈，咪咪。

咪咪：想不到你来得这么早用！

志远：哈哈，你看我把无线电也带来了。

咪咪：谁稀罕呢？

志远：哈哈，唉，这是谁啊？

咪咪：噢，这是我哥哥，刚从乡下出来，火车里累了在打瞌睡。

志远：噢。

咪咪：哥哥，这位就是唐先生。

施兄：噢，唐先生，哈哈，请坐吧！唉，唉，不客气，我有事先走了。

志远：噢。

施兄：嘿，嘿，唉，妹妹几点啦？

志远：喏，差十分五点。

施兄：嘿嘿，唐先生这个表很漂亮唉，哪儿买的？

志远：唉，我父亲从前买的，送给我的！

施兄：噢，哈哈，再见，再见。

志远：好，再见，再见。

41

志远：唉，咪咪你还在生气呀？我马上赶过来的。

咪咪：哼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贱脾气，要是不跟你生气，也许你还不来呢。

志远：这么说，你还是要我来的罗。

咪咪：嗯，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

志远：唉，不不，晚上我还得回去，喏，白天让我多陪你一会儿不是一样吗。

咪咪：算了吧！干脆早点回去陪太太。哼，既然这样怕太太为什么又要跟我好呢？哼（假哭）。

志远：唉，咪咪，咪咪，唉，我并不是怕她，我是怕麻烦就是了。

咪咪：还说不怕她呢？那么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

志远：那又何必告诉她呢？

咪咪：我可不愿意这么偷偷摸摸的，我要和你正式结婚，你跟她离婚。

志远：咪咪，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为难呢？那像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恩！她一点都不疑心。

咪咪：噢，一点儿都不疑心！（音乐；施咪咪偷偷将涂有口红的手帕放进志远的西服口袋）

42

（少奶奶在家枯候志远）

志远：思珍啊，还没睡？

少：我不困。

志远：哎呀！我可是困极了，陪了老周他们打了十六圈麻将，哎呀！。

少：志远，你别忘啦，明天早点回来。

志远：唔。

少：我爸爸请我们吃饭。

志远：噢，有什么事吗？

少：没什么事，他新雇了一个厨子，非常得意，要我们去试试那新新厨子的菜。

志远：噢！把香烟给我。（音乐）

43

少：喏。

志远：好吧

44

少：张妈，你等一会儿。

张妈：噢。

少：志远，喏，你的衣服，你把换下的给我嘛（在西装掏出有口红的手绢）

张妈：少奶奶，这手绢——

45

男仆：老爷，老爷。

少：爸爸。

陈父：唔！噢！

少：时候不早了，请上菜吧！

陈父：唔。

少：再等一会儿，志远怎么还不来呀？

陈父：你跟他说来着吗？

少：我跟他说了，不过他公司忙，也许要晚一点儿来。

陈父：噢，那他也太辛苦了。

少：是啊，他忙得连人都瘦啦！

妹：嫂子，我再也憋不住了，我不能不告诉你，哥哥一定有了女人了。

陈父：思珍，这是真的吗？

少：不会的，不会的。妹妹，你到哪儿听来这些话？你哥哥是个老实人，他别的我不敢保，这一点，可以放心的。

妹：哎呀！你真糊涂我亲眼看见的嘛。

陈父：嘎？你亲眼看见的啊？这太岂有此理了啊！

弟：我到公司里头去，看见一个长形怪状的女人啊，跟姐夫亲热得不得了。

陈父：噢，他敢这样欺负我女儿啊！这还了得呀！啊！思珍！你也太糊涂了，他在外头这么胡闹，你怎么会一点也不知道啊？

少：哼！（哭了）

陈母：你怎么啦？

少：妈，哦，早知道。不过我想不要说破了，这样他还有点几拘束。弄穿了他索性来一个

光明正大。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我还是假装不知道慢慢的他也许会回心转意的。

陈母：哼！等男人回心转意，这哪儿成呢？你爸爸从前有女人的时候，啊，要不是我带人去闹了一场，把那个女人赶走了，到今儿个他也未必回心转意呢」陈父：这，唉！你疯了啊呀，你怎么到今天还提这个？

陈母：思珍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自个儿又不肯去吵，我们得替她出出气呀，对了，你去把志远捉回来，他看见你倒还有点儿伯的。

陈父：他不怕我他怕谁呀！

陈母：就不知道那个女的住在哪儿啊！

弟：唉，问问那个汽车夫他一定知道。

陈父：好，我马上就去，我非好好教训他。

46

玲玲：你找谁呀？

陈父：我找唐志远啊！

玲玲：我们这儿不姓唐。

陈父：哼。

玲玲：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你是谁呀？

陈父：我是志远的老丈人，你是个什么东西。

陈父：志远。

志远：哈，岳父！

陈父：这就是你的小公馆啊？

咪咪：什么叫小公馆？这是我的家，你给我滚出去！

陈父：志远，跟我回家！

咪咪：你敢拖他走！一个女人没有本事管丈夫，要你做老子的出来行什么闲事！

志远：唉！咪咪，你不要这样你别生气啊！

玲玲：唉，你这位先生好好的坐下说吧！唉！坐下说不是一样的么！

陈父：志远，你还是听我的话回去吧！你听我老年人的话，没错的。

玲玲：哈，老年人，看你那么倚老卖老的，你能有多大年纪——陈父：唔，你看我能有多大

年纪？

玲玲：顶多四十。

陈父：开玩笑吧？我二十年前就四十了。

玲玲：恩，你别骗我啦！

陈父：嘿嘿。

玲玲：不过我向来喜欢年纪大一点的人。

陈父：唉。

玲玲：年轻的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陈父：噢？

玲玲：唔。

陈父：嘿，嘿，嘿。；志远：岳母要是知道，她一定要骂了。

陈父：她，她敢管谁啊？我最反对太大吃醋了。

玲玲：噢！

陈父：唔，哼哼。

志远：哈哈，那思珍知道您上这儿来吗？

陈父：嘎，思珍啊！噢，我得打个电话回去，得安慰安慰她。

志远：唉！

陈父：嘿，嘿，嘿，嘿，嘿，嘿

第三幕

47

陈父：喂，思珍重吗？啊，思珍啊，我已经找到志远了。唔，我教训了他一顿，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荒唐呀，怎么一见到女人就迷住了。啊！噢！他完全认错了。唔，你听着啊！我骂他。志远！（从电话上转过头来）

志远：唉！

陈父：你以后不能再这样荒唐了，听见了吗？嘎！

少：爸爸、你就算了吧！他是个老实人可是也有牛脾气，你骂得太凶了他会受不了的。

陈父：唉你能这样原谅他那就好极了。唔，回头我叫他回去给赔罪啊！嘎，唔。（挂上电话）。

陈父：嗯，回去说两句好话完了。要在外边儿玩吗，自己的太太面前得敷衍敷衍，连这点儿都不懂。唔，嘿嘿嘿。

48

志远：思珍，思珍，你不要生气了吧。叹，我真对不起你。刚才我听了你爸爸对我的教训我完全觉悟了，我答应你从今以后决不再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了。

少：你不去她不会来找你吗？志远：唉，不会的。刚才你爸爸在那儿完全说清楚了呀。喏，那个房子罗，家具什么的都给她了，从此以后我跟她一刀两断。

少：一刀两断？

志远：唔。

少：志远——志远：唔少：我总觉得你近来人有点儿变了。

志远：哎，谁说我变了？

49

（电话响）

少：喂是啊。噢，请你等一等啊！

少：一位姓王的，他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了。

志远：姓王的？噢，王建微，一定又是来借钱的，你告诉他我不在家。

少：喂唐先生还没回来呢！唉。

50

陈父：（唱小调。一边打扮和穿西装）

51

陈父：哈哈。

咪咪：你穿上西装更显得年轻了。

陈父：哎呀，我好几十年不穿西装了，怪别扭的，哈哈。

玲玲：咪咪志远不在这儿。

陈父：我们不找志远，我们是来找你的啊！

玲玲：我？

咪咪：是啊，他想约你一块儿跳舞去。

陈父：咪咪，我现在学会了那个新的什么舞步。

52

玲玲：志远完了，公司垮了，钱也光了。

陈父：哎呀，那我的钱他怎么还我呀？

玲玲：所以我说年轻人不可靠啊——陈父：我得找志远去。

玲玲：哎，你别走呀！

咪咪：玲玲你让他走吧！他们这一家呀，我看了就憎恨。

53

陈父：你们少爷呢？

张妈：少爷还没回来呢。

陈父：少奶奶呢？

张妈：少奶奶去买东西了——陈父：那么老太太呢？

母：哟，亲家老爷，您好。

陈父：好，亲家太太你该知道吧！志远公司里出了事情啦！

母：是啊！把志远都急死了。

陈父：他人呢？我到公司里去找，他不在。

母：他恐怕到律师那儿去了吧？

陈父：志远这孩子也太混蛋了，公司他从来就不管，一天到晚就知道陪他姨太太玩儿才闹出这么大乱子……

母：哼哼，亲家老爷，就算志远在外头有了姨太太，这也不能怪他呀，谁叫你们小姐……。

陈父：得很得亲家太太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不过咱们先不谈这个，今天来，是跟志远算帐来的。

母：算账？

陈父：唉，坐下谈——哎，我借钱给志远开公司的，他们现在公司倒了，我得把钱要回来呀。

母：唉志远他现在正是为难的时候，你这做老丈人的，不能逼着你女婿呀！

陈父：女婿啊！

母：唉。

陈父：什么女婿，我这些钱不是冲着女婿的面子拿出来啊，我是冲着你亲家太太拿出来的。

母：嘎？我？

陈父啊！

母：我几时问你借过什么钱呢？

陈父：你是没借啊，你有的是金条，还用得着跟我借吗？

母：金条？

陈父：啊！

母：我哪来什么金条啊？

陈父：得了，你别装，你只要拿出一部分来就够给志远还债的。

母：亲家老爷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

陈父：哎，你还要我说呀，那一天——母：噢！

陈父：你病了母：噢！。

陈父：啊，儿子上香港去了。

母：噢。

陈父：你怕你自己要死了一母：嘎？

陈父：你才想到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媳妇，我女儿全告诉我，有一百八十条金子啊。

母：你发了疯了！好好儿的来，咒我死，我哪来什么一百八十条呀！

陈父：没有哇！难道思珍在骗我吗？

母：是啊，你女儿呀，能干着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骗人，骗人！

陈父：女儿是我的女儿呀，可是她嫁到你们家里来啦，她就是你们家的人。现在她帮着你们来骗她老子的钱、你们这一家子全是骗子。

母：亏你还不问问，你自己怎么会养出这种下流的女儿。

陈父：嘎，我女儿下流啊！你去管管你自己的女儿吧，叫他别狐狸精似的迷住我的儿子啦。

母：放屁！是你儿子自己找上门儿来的，哼，油头滑脸的，要多讨厌有多讨厌。

陈父：嘎！好哇！

少：爸爸。

陈父：思珍，我问你，你为什么骗我说这个老太婆她有一百八十条金条啊？

母：噢，少奶奶我问你，你怎么跟这个老混蛋说我病得快死了！

陈父：思珍，你看着点你弟弟，我不能来看那个小姑子，那个小妖怪，哼。

母：你过来，我告诉你，以后不许你那个宝贝兄弟再上我们这儿来。他要是来了，我就把他给轰出去。

陈父：哎，算我倒霉，跟你们这群女人又有什么好说的呀！我还是找志远去吧，唉！

母：噢，我倒要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咒我死啊！哼！我这会儿也没工夫跟你算这个账，上楼去，叫志琴下来，我有话跟她说。

少：妈您——母：去，叫她下来。

少：噢。

54

妹：呜，呜呜。

少：妹妹，怎么啦？

妹：刚才我听见妈跟陈老伯大闹，妈气极了，说以后再不许我们见面了，呜呜呜。

少：你别哭吧。

妹：呜呜呜……嫂嫂，只有你能帮我们的忙。

少：我一定帮忙，噢，妈叫你下去呢！她要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得了，我们慢慢再想办法，去吧。嘎。

55

少：你回来啦！杨律师碰见了没有？志远：怎么回事啊？妈告诉我，刚才你爸爸来过了。

少：啊。

志远：噢，哎，是你跟你爸爸说的？说我们家里藏着金条还装穷。

少：嗯，哪儿呀，我跟爸爸说有金条，也是为了要爸爸放心借钱给你呀。

志远：噢，怪不得呢，我说老头怎么忽然肯借钱给我呢！哦！真没想到……还说呢，都是你，要不是借了他这晦气的钱，我能倒这么大的霉？谁晓得公司也倒啦，都是你害得我们，你们这一家子啊……好势利，女儿就会说谎，我跟你离婚。

少：我是说谎。可是我说谎也是为你，想不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你要离婚就离婚好了。

志远：哼，还哭呢，有什么好哭的。

张妈：少爷，杨律师来了。

少：呜呜呜。

56

杨：唉，老唐，对不起，刚才我不在家。

志远：哎，糟透了，我们这副经理逃走了。

杨：我已经知道了，你报了警察局了没有？

志远：没有，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杨：你应该先报告警察局，咱们这就走吧
志远：好！

弟：姐夫！杨先生！……噢，杨先生你的事务所在哪儿？我也许有点事情要找您！

……噢，张妈，你们小姐在楼上吗？你去请她下来，啊！

张妈：唉。

57

弟：志琴，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现在不能不说了。志琴，我希望你能做我的终身伴侣。志琴你肯不肯嫁给我？志琴，嘿嘿！

妹：你走吧！我妈在楼上呢！一会儿她看见你她会把您轰出去的。

弟：我有一句话，说了就走，唉！

妹：你知道吧？你爸爸跟我妈闹翻了。

弟：唉，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既然他们都反对嘛，我想我们只好瞒着他们。反正我们两个人都成年了，秘密结婚，找一个律师来证明。

妹：秘密结婚，那不太好吧！

弟：不过，不过，就是委屈你了。

妹：那倒没什么。

弟：那你肯答应我了吗？

妹：我——弟：噢，大姐……

少：噢，你们在谈话呢！我不打搅你们。

妹：唉，嫂嫂。

弟：你别走，我们正要找你说话呢，少：

噢。

妹：你来替我们决定一下。

少：什么事呀！

妹：刚才他跟我说他想……你先说吧！

弟：你说好了呀！

妹：啊你说。

弟：我刚才跟她说啊，我想啊……

母：张妈，张妈。

妹：妈恐怕要下来了。你赶快躲一下吧！待会儿碰见了不大好。

少：对了，你还是先走吧，待会儿再商量。

施兄：我是来讨钱的！你叫志远下来当面谈。

少：唉，志远到底欠了你什么钱啊？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施兄：也好！我是来替咪咪要钱的，我妹妹肚子都有孩子呢。

少：不是早就断了吗？

施兄：他告诉你断啦？哼！

少：唔。

施兄：要不好好的给一笔钱，我就告他诱奸遗弃。

少：钱，你要多少？

施兄：至少，这个数字。（用手比划一下）

少：好吧，我一定想办法。

施兄：不行，钱不到手，我决不走。

少：你不能这样不讲理呀！你总该知道他公司出了事情，这么大的个数目，怎么拿得出来呀！

59

施兄：那你叫他明天到我妹妹那儿去，我当面跟他谈。

少：我告诉他了。

施兄：他明天要是不来，你就当心嘎！

60

志远：人走啦？

少：你都听见啦？

志运：呀。

少：你不是说已经跟她一刀两断了吗？

志远：唉，我是要跟她断了呀。

少：现在，现在你才决定，上回原来都是骗我的。

志远：上回……唉。

少：她哥哥说她肚子里都已经有了孩子了，这个你总该知道。

志远：这完全是假的……前天我还跟她在一块儿的呢！……她怎么没跟我提起这个话呢！

少：噢，你前天还跟她在一块儿呢！你这个人……你简直……

志远：你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少：她明天叫你去，你预备怎么样对付她？

志远：我，我还是不去。

少：不去也可以呀！你就给她两万万好了。

志远：两万万！我怎么拿得出呢！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来对付她？

少：噢，你一个人闯了祸都要我来给你想办法？

志远：明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去呀！

少：你不去，她不会找上门来吗？

志远：那，那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少：我？

志远：这件事，只有你能够办得好。思珍，只要你能够帮我解决困难，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

少：好吧，我有一个办法，明天去试试。我不知道我最后能不能再帮你这个忙？

志远：唔，最后？你为什么说最后呢？将来我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多着呢！

少：将来我恐怕也没有机会再帮你的忙了。

61

施兄：（施兄在唱绍兴戏）（电话响）喂！
噢，等一等啊，咪咪，电话。

咪咪：喂，你是玲玲是吧？

玲玲：咪咪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嘿，挺有钱的，你今天有空吗？

咪咪：哎呀！今天我没空呀。嗯待会儿有朋友来呢。对了，我还得跟他解决一下。

珠咪：玲玲说，有一个新朋友介绍给我呢！

施兄：对了，你是得转转念头啦。老叫我跟你这么过苦日子，我可受不了。

咪咪：你瞧你一天到晚吃现成饭，还要跟我发脾气呢！

施兄：得了，得了，你这股子劲儿，留着对付别人吧，我可没胃口。

62

施兄：噢，是你，小唐呢？他不敢到这儿来吗？

咪咪：他，他怕我把他吃了吗。

少：噢，这位就是施小姐啊？

咪咪：对了。

少：我要跟施小姐谈谈呢。施小姐，老想见见，可是一直没机会，今天……噢，施小姐，你现在有喜了，老太太一直就想有个孙子，你住在外头她不放心，今天她特为叫我来接你回去。

咪咪：我？哼！（少奶奶要帮施咪咪弄衣服）

咪咪：我的东西不是你的。

少：你怎么这样小孩儿脾气！怪不得志远喜欢你呢！你真是天真烂漫。

咪咪：天真烂漫，我看你才十三点呢！

少：噢，得了，我们走吧！

咪咪：去你的，我凭什么到你们家受罪去啊！

少：对了，我们家是没有这儿舒服，我看，还是我们搬过来吧。

咪咪：你们搬过来？

少：是啊！我们可以把那里房子顶掉了，开销也可以省点儿呀！

咪咪：噢，你们打算阖第光临了呀！

少：这儿住得下呀！喏，老太太就让她在这儿搭一张铺。我们家有个老妈子，就让她睡在地板。志远，志远嘛，要他睡沙发上，我跟你两人就住那个床吧！你现在有了喜，有喜的人还得有人照应。

咪咪：有喜！有喜！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我哪儿有什么喜呀？

少：嘎！你没喜？

施兄：好了，好了，我受不了啦，你给我滚吧！我的姑奶奶！

少：唉，唉……你不过是她的哥哥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到底是唐家的人啊！

施兄：什么唐家的人啊？她是我的人。

少：嘎，你的人？

施兄：唉，她是我的老婆，去吧！

63

少：这件事情，我总算帮你解决了，从今以后他们大概也不会再来找你了。

志远：从今以后我们也没有误会了，还是跟从前一样。

少：感情的事没那么简单，我们再也不会跟从前一件。

志远：怎么？你还没原谅我吗？

少：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志远：那，那你要我怎么样呢？

少：你不是说我帮你解决了这个困难以后，你什么事情都能答应我。

志远：唉，当然啦，你说，你说你要我怎么样？

少：我，我要跟你离婚……

志远：噢，离婚？嘎，离婚，哼，别开玩笑吧！

少：谁跟你开玩笑。

志远：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呀？

少：我承认，我是失败了，我并不是天生的爱说谎，也是为了你好，谁知道，越是想好越是弄不好，到了今天，我实在太疲倦了，从此以后，我也不说谎了。从此以后，我也不做你的太太了。

志远：难道，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2（音乐。少奶奶收拾行李）

少：先回家去住，明天下午办了手续就完了。

志远：唔，你想得可真周到，嘎！

少：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这种事情不是一下子决定的，可是一决定，就不会改变的。

志远：好吧，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也不能勉强你。

少：噢，我得把这儿上上下下的钥匙交给你。喏。（把钥匙给他）

64

咪咪：咦，你还来干嘛？

志远：我来求你一件小事。

咪咪：什么事啊？

志远：唉，就是这个别针请你把它还给我。

咪咪：嘎，还给你，哼，跟你分开了，一个子儿都没有要你的。怎么，你倒跟我要起东西来了，志远：唉，这个别针并不值钱啊！可是买的时候是预备送给我太太的，那现在她要预备跟我离婚了。我觉得这个别针是我欠她的，说什么我也得还给她r咪咪：哎哟，肉麻死了，我才没有这么许多精神跟你说废话呢。

志远：那么，那么我有钱，你卖给我成不成。

咪咪：卖给你，哼！你出我多少钱呢？

志远：我，喏，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咪咪：怎么这别针才值这两个钱啊？算了吧！

志远：再多我实在没有啦！

咪咪：怎么样呢？

志远：你不给？

咪咪：唔。

志远：我抢。

咪咪：怎么，你穷疯了，你就抢别人的东西。

志远：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脸抓破呢？

咪咪：哼！这还是便宜了你，没把你送到警察局去，给我滚出去！滚啊！

（音乐）（志远在门外遇到施咪咪的丈夫，以手示意要将手表换别针。同意，入内抢下别针来交换，还打了咪咪一个耳光；以上皆以画面显示）

65

杨：来，咱们来干几杯。来来来。

咪咪：哈哈，时候还早呢，你忙什么呀！
（这时杨律师、志远、少奶奶都在餐厅另一桌，都听到咪咪的话，但咪咪看不到他们）

客：施小姐，你常常看电影？

咪咪：我最喜欢看苦片子，我就会想起自己的身世来。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志远和少奶奶一块站在旁边偷听）

客：噢，那，那，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世讲给我听听……

（剧终）

1946年

情场如战场

人物

叶纬芳——二十一岁，美艳，擅交际。

陶文烟——二十五岁，中产的写字间工作者。漂亮，稍有点浮浅轻率。

史榕生——二十四岁，纬芳的表兄，较阴郁，内向，讽刺性。

叶纬苓——二十二岁，纬芳之姊，爽直明朗，有点男性化。貌虽端丽，远不及纬芳有吸引力。

叶经理——纬芳之父。

叶太太——纬芳之母。

史太太——榕生之母。

何启华教授——三十六岁，貌不扬。

王寿南——星洲富豪，乃叶所经营之公司之董事长。

王守南之子。

舞台宾客、女主人。

咖啡店仆役。

男女佣数人。司机。工役。

飞机场送行者、摄影记者等。

第一场

（夜。特写：门灯下，大门上挂着圣诞节常青叶圈。跳舞的音乐声。

（镜头拉过来，对着蒸气迷蒙的玻璃窗，窗内透出灯光，映着一棵圣诞树的剪影，树上的灯泡成为一小团一小团的光晕。

（室内正举行一个家庭舞会。

（L.S.年轻的女主人带着陶文炳走到叶纬芳跟前，替他们介绍。乐声加上人声嗡嗡，完全听不见他们说话。文向芳鞠躬，请她跳舞。

（M.S.文与芳舞。以上都是哑剧。

（炫目的镁光灯一闪，二人的舞姿凝住了不动，久久不动，原来已成为一张照片，文左手的手指捏住照片的边缘。

（他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芳的头发与脸。）

第二场

景：文炳的办公室。设着几张写字，他占其一。

（文凝视照片。一个同事在他背后走过，他急藏起照片。手按在电话上，发了一会怔，终于下决心打电话。）

文：（拨了号码）喂？叶公馆吗？请叶纬芳小姐听电话。

第三场

景：叶家

（女佣一手拖着一根打蜡杆，一手持听筒。）

佣：二小姐出去了。他们都出去了。你打五七四三〇。

第四场

景：叶家的郊外别墅

（纬芳与父、母、姊、表兄坐屋外大树下，野餐方毕。父吸雪茄看报。芳半躺半坐，在树身上刻她自己的名字。

（门内传来电话铃声。）

叶太：（正削苹果）纬芳，去听电话。

芳：（继续刻字）姐姐你去听。

苓：一定又是你的。（但仍立起，上阶入屋内。）

叶太：不是她的，就是她爸爸的。就他们俩的电话顶多。

芳：（刻完名字，把小刀扳了扳，折起来，掷给榕生）表哥，还你。

（榕收起小刀。）

叶太：榕生，吃苹果。（将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榕：姑妈，你自己吃。

（苓自屋内出。）

苓：（喊）妹妹，你的电话。（回树下）

（芳起，赴屋内。）

叶经理：（抬起头来向芳）喂，别打得太长。我在这儿等一个要紧的电话。

叶太：（向榕）你姑父就是这样，难得出来玩一天，还老惦记着公司里的事。

榕：你们不大上这儿来，真是可惜，这儿风景真好。

苓：是呀。我们除了夏天上这儿来歇夏，一年到头屋子老是空着，真是白糟蹋了这地方。

叶太：喂，榕生，其实你上这儿来住挺好的，你喜欢清静。

苓：表哥，你可以在这儿写小说，没人打搅你。

榕：（笑）对了，我可以在这儿写小说，就手给你们看房子。

叶太：好极了。（取过手袋，从钥匙串上抹下一只来给他）哪，这是大门的钥匙，你不嫌冷清，有空就来住。

第五场

景：咖啡馆

（文炳走入，四面张望了一下，找了张桌子坐下，忽然看见榕独坐一隅喝咖啡写稿。）

文：（点头招呼）喂，榕生！你也在这儿。

榕：喂，文炳。上这儿来坐。

（文走过来。）

榕：你是一个人？

文：（坐下）我在等一个朋友。

榕：女朋友是不是？

文：（笑）不，不，不过是个朋友。

榕：（打手势招呼侍者）你吃什么？

文：来杯咖啡吧。——你在写稿子？

榕：（笑着叠起文稿）我正打算走。

文：再坐一会。

榕：我走了，让你安心的等女朋友。

文：我给你介绍。

榕：我不想在这儿招人家讨厌。

（侍者送咖啡给文。）

榕：（向侍者）账单。（向文）几时我们去游泳。

文：这天游泳，不太冷么？

榕：不，我有个亲戚借了个别墅给我，有室内游泳池。

文：室内游泳池——这别墅一定非常讲究。

榕：那房子不错，风景也好。

文：在哪儿？

榕：在青山。

文：噯，榕生，你能不能借给我用一天？

榕：啊，我知道，你要带女朋友去，是不是？（付账）

文：对了。

榕：好吧，你几时要，上我家来拿钥匙。

（起）我走了，过天见。

文：过天见。

（榕去。文看表，喝咖啡，幻想中现出郊外风景，一切都特别浪漫化，落花如雪，他和纬芳挽臂在花下走过，两人抬头望着精雅的别墅，相视一笑。他要吻芳，芳挣脱逃去，他在树后追上了她——）

一个声音：对不起，我来晚了。（芳已来到他桌前）

文：（吃惊，立起）不晚，不晚。（帮芳脱大衣）

芳：你一个人在这儿发怔，想什么？

文：我在这儿想，这两天郊外的风景很好。几时我们到青山去玩一天，换换空气，好不好？

芳：你常到青山去么？

文：我常去。我有个别墅在那儿，玩累了可以在屋子里休息休息。

芳：那倒很方便。

文：这个礼拜六你有空么？一块儿去好不好？

芳：礼拜六我有点事，礼拜天吧。

文：好，好。

（仆欧送菜单来，文接过研究。F.O.）

第六场

景：别墅门前

（文开汽车在别墅前停下，看了看号码。芳坐在他旁边，诧异地望望车窗外，又望望他。）

芳：咦，你不是说到你的别墅去？

文：对了，就是这儿。（手持野餐篮下车）

芳：（诧异）就是这儿？

（文绕到她那边去替她开车门。芳下车。）

芳：（带着惊异的微笑望着房屋）这是你们的房子？

文：（微愠。打趣地）你看我不像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芳：（笑）不，不，你别误会。

文：这房子其实并不好。自己用还可以将就，请客，地方就不够大，设备也不是最新式

的。（指墙壁）这颜色也不够大方。

芳：（微愠）我倒觉得挺不错。我最喜欢这颜色。

文：那好极了，我真高兴，刚巧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本来打算换一个颜色，现在绝对不换了。

芳：（望着他微微一笑。走到大树下，见树上刻的“纬芳”二字）咦，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名字？

文：（吃惊）这——这个——

芳：真奇怪，这是谁刻的？

文：（随机应变）还有谁呢？

（芳望着他笑。）

文：（勇气陡增）纬芳，这可以证明我不看见你的时候，也一直想到你。（握住她的手）

芳：（挣脱走开）我们进去坐会儿，我累了。

文：好。（同上阶，入走廊。文掏出钥匙开门。）

第七场

景：穿堂

（狭长的穿堂。文让芳先走入，然后跟了进来。）

文：你累了，上客厅去休息休息。（一开门，却是一个衣兹，里面挂着几只衣架，一件雨衣，兹角立着一只高尔夫球杆袋。）

文：（略怔了怔，但立即随机应变）来来，我先给你把大衣挂起来。（转身帮芳脱大衣，挂兹内，再开另一扇门。）

第八场

景：客室

（房间很大，新巧精致。有楼梯通到二楼。玻璃门通走廊。

（文推开房门，芳在他后面探头进来张望。）

芳：啊，这是客厅。

文：进来坐，进来坐。（同入）

芳：（看见钢琴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父亲，一张是她母亲）噯，这是谁？

文：呃——这是——我父亲母亲。

芳：哦？怎么一点也不像你？

文：是吗？人家都说我活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芳：（转身见书架上姊照片）唔！这是你女朋友吧？真漂亮！

文：我哪儿来的女朋友，除非是你。

芳：得了，别赖了！到底是谁？（持照片看）

文：是我妹妹。

芳：你骗人。

文：真的。（并立看照片，手臂兜住她的肩膀。）

芳：（闪避走开，看到桌上的野餐篮）我们别在屋里吃饭，出去野餐，找个风景好的地方。

文：对了。现在就去，好不好？

芳：也好。（检视篮中罐头）这汤最好热一热。

文：（接过两罐头汤）我去热。

芳：我来帮忙。这儿有厨房没有？

文：有有。

第九场

景：穿堂

（文在前面走，芳在后面跟着。文试甬道尽头的一扇门。）

第十场

景：室内游泳池

（一片黑暗。一扇门推开了，射进一角光来。隐约可以看见文走了进来，芳立门口。）

芳：你怎么不开灯？

文：我在找电灯开关。

芳：暖，当心，当心。

（訇然一声响。水花四溅声。芳急捻开电灯。原来这里是室内游泳池。文已跌落池中。两只罐头在水中载沉载浮。）

芳：怎么回事？

文：（喘息着在水中游泳）真是笑话，自己家里，都会迷了方向。

芳：你还嫌这屋子太小，屋子再大些，不更要迷路了？

文：（勉强哈哈笑着）可不是！真是笑话！（攀着池边爬上来）我们这房子，这半边是新盖的，盖了之后我就没来过，所以简直摸不清。

芳：幸亏我在这儿，要是你一个人，淹死了都没人知道。

（文以手背拭面上水。）

芳：（不耐烦地）哎呀，瞧你这浑身水淋淋的，怎么能走出去。上楼去瞧瞧有电炉没有，把衣服烤干它。

第十一场

景：客室

（文与芳同入，经客室上楼梯。文的湿鞋在浅色大地毯上印了一行脚印。）

芳：你瞧，这地毯给你糟践的，简直完了！

文：（强笑）你心疼我这地毯？

芳：这么好的地毯，我怎么不心疼？

文：（感动，窘笑）纬芳，你太好了，处处替我打算。（握住她的手）

芳：（不耐，甩脱他的手）得了得了。

第十二场

景：二楼，楼梯口

（文与芳走上楼来，文推开最近的一扇门。是一个卧室，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大照片，仅是头部，芳的父母居中，芳与姊分立两旁。文呆住了。配音的音乐突然爆发，高涨。

（文回顾，芳无声地抽搐着大笑。文不知所措。芳终于笑出声来。在她的狂笑声中D.O.）

第十三场

景：大门前

D.I.（文奔出，上车，开车走。） D.O.

第十四场

景：偏僻的公路上

D.I.（文的汽车横冲直撞而来，一歪，驶到路边，戛然停住。文呆呆地坐在车盘前。片刻，他从袋中摸出皮夹子，取出他与芳共舞的照片，看照片。照片中的芳突然张开了嘴，嘲讽地狂笑起来。他不能忍受，把照片撕成小片掷出车外。他再踏动马达。F.O.）

第十五场

景：榕家。穿堂，灯光下。

F.I.（女佣开了门站在一边。文立门口。

（榕自客室出迎。）

榕：喂，文炳，进来坐。（导入客室门口）

（文瞥见客室内有一老一少二女子，退缩。）

文：你们有客，我改天再来吧。还你这钥匙。（授匙予榕）

榕：（接匙，向他眨眨眼）今天怎么样？玩得挺高兴吧？

文：（苦笑）喂。那地方风景真不错。

榕：（拍文肩，低声）是谈恋爱最合适的地方。喂，等你恋爱成功了，可别忘了请客，啊！

文：（苦笑）好，我走了，过天见。

榕：别走，进来坐一会。（拉入客室）

第十六场

景：榕家客室

（榕母史太太与叶纬苓正坐谈。）

榕：这是我的老同学，陶文炳。这是我母亲。这是我表妹，叶纬苓小姐。

（众点头为礼。文见苓吃惊，想起别墅中照片，知系芳姊。）

史太：陶先生请坐。我去叫他们沏茶。

文：伯母别费事了。

（史太出。榕让文坐，自己坐母座位。）

榕：（向苓）你刚才问我要邮票，这位陶先生在进出口行做事，世界各国的邮票他都有。

文：叶小姐喜欢收集邮票？

苓：（笑）喜欢是喜欢，可是并没有什么名贵的邮票。

榕：不用客气了，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还不算名贵？

苓：也就那么一张。

文：是纪念第一次革命的，是不是？

榕：你有没有？

文：（摇头）这很少见的，听说市面上一共没有几张。

榕：（向苓）他也是个集邮家。你缺哪一种，可以跟他交换。

苓：澳洲的邮票你有没有？

文：有有。过天我交给榕生。（立起）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点头，出。）

榕：有空来玩。（送出）

（苓立起来，走到书桌前面，拿起榕的一叠原稿翻看，若有所思。榕回客室。）

苓：表哥。

榕：嗯？

苓：你这稿子这么乱七八糟的，得重新抄一遍吧？

榕：喂。

苓：过天我来帮你抄。

榕：不用了，我自己抄。

苓：真的，我反正没事。

榕：好吧，那么谢谢你。

第十七场

景：（同上，但有阳光自窗内射入。苓坐窗前抄文稿，榕坐室之另一隅吸烟构思，面前摊着纸笔。）

苓：（放下笔）表哥，我倒已经抄完了。（立起，整理一大叠文稿，压上一只镇纸。四面看看。没有别的事可做，拿起茶来喝了一口。）我走了。（拿起手袋）陶先生这一向没来？

榕：（继续写稿）哪个陶先生？

苓：你那老同学。

榕：哦，你说陶文炳。他没来。

苓：（打开手袋）下次你看见他，你把这张邮票交给他，跟他换一张澳洲的。（递一张邮票给榕）

榕：（诧）咦，这不是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干吗不要了？多可惜。

苓：其实这种邮票也没什么稀奇，不过陶先生说他没有，所以我想跟他换一张。（向内室嚷了一声）舅母，我走了！（出）

（榕手里拿着邮票，面现诧异之色，抓了抓头发。榕母自内室出。）

史太：纬苓走了？

榕：唔。

史太：她这一向常来。我看她对你很有意思。

榕：不，不，绝对不是。

史太：你又何必瞒着我？亲上加亲，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榕：（不耐）妈，你完全误会了。

史太：（恼）得了，反正你不愿意告诉我就是了。

榕：（不得已地）不是呢——告诉你：纬苓这一向老上这儿来，我想她是希望在这儿碰见一个人。

史太：谁？

榕：陶文炳。

史太：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拉拢拉拢？

榕：（厌倦地）没用。只要让纬芳知道她姐姐喜欢这人，非把他抢了去不可。抢了去再把他扔了。

史太：（想了想）噯。纬芳这孩子是这么个脾气。她姐姐呢也太老实了。

榕：（皱眉）她们姐妹俩真是完全相反。
（D.O.）

第十八场

同景

（D.I. 纬苓、纬芳姊妹俩并坐在沙发上，穿着薄纱夏衣，芳手中捧着一杯冷饮。）

（镜头拉开，榕坐一边相陪。）

芳：表哥，我们明天就搬到青山去过夏天，你也去，好不好？

苓：那儿凉快得多。

榕：好，我明天有空就来。

芳：妈还说叫你多带几个朋友来。

榕：（自抽屉内取出一个开口的信封递给苓）差点忘了，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你。

苓：（惊喜，打开，见是许多张邮票）这么多！

芳：什么东西？

苓：（不让她夺过去）表哥，你干吗不请陶先生到青山去住两天，比方礼拜六去，礼拜一回来。

芳：（锐利地看了苓一眼。向榕）哪个陶先生？

榕：陶文炳。

芳：陶文炳？我认识他。

榕

苓：（愕然，同声）你认识他？

芳：（胜利地）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噯，表哥，你告诉他，就说我说的，叫他一定得来。

（苓锐利地看了芳一眼，低下头去把邮票收到手袋里，神色凄凉。）

榕：（看了她们俩一眼）好，我待会给他打电话。（D.O.）

第十九场

景：榕家

D.I.（榕正打电话给文）

榕：他们家两个小姐你不都认识吗？他们二小姐说她跟你是很熟的朋友。

第二十场

景：文的办公室

（文坐写字前听电话）

文：（窘）是吗？他们二小姐是——……
哦，就是叶纬芳小姐。我见过的。……（窘，拭汗）她还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就说我一定来？（喜出望外，惭愧地啜嚅笑着）好，那么我——好，咱们礼拜六青山见。（挂上）（F.O.）

第廿一场

景：飞机场

F.I.（叶经理送王寿南回新加坡。王矮胖，发已花白，戴黑边眼镜。王上机，摄影记者瞄准镜头，一群送行者脱帽挥动。）

王：（忽在机门转身大唤）叶经理！

叶：（趋前）喂，董事长。

王：我忘了跟你说，我那孩子到香港来读书，想请你照应照应。

叶：那当然，那当然。令郎大概几时动身？

王：大概就是这两天。

叶：好极了，那我等您的电报，我来接飞机。

王：费心费心。（入机）

第廿二场

景：别墅客室

（榕领文入，文手提小皮箱。）

榕：对不起，这儿的主人暂时不能来欢迎你，只好由我代表。

文：（低声）他们有事？要是不方便——

榕：不，不，没关系。坐。（二人坐下）他们在那儿忙着预备招待贵客。

文：什么贵客？

榕：王寿南的儿子明天从新加坡来。

文：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寿南呀？

榕：噯。我姑父那公司，他是董事长。

（男仆送茶入。）

榕：（指箱向仆）陶先生是住哪间屋子，你给送去。

仆：噢。（提箱出）

榕：我们也去瞧瞧你的屋子。（偕文随仆出）

第廿三场

景：文卧室

（纬苓正将一只小无线电搬置床前，俯身插扑落。

（仆提箱入。榕与文随入。）

榕：（向苓）咦，你在这儿！

（文与苓互相点头为礼。）

苓：我来瞧瞧还缺什么东西。

文：费心费心，叶小姐。

苓：干吗那么客气。表哥老是叫你文炳，我也就叫你文炳了。

榕：你也就叫她纬苓得了。

（文微笑。）

苓：（旋无线电试听，向文）你喜欢哪一类的音乐？

文：我都喜欢。

榕：（走到窗前，向文）你这屋子比我的好，正对着花园。

文：（也走到窗前）刚才我看见一棵梔子花，开得真好。

苓：你喜欢梔子花？我去给你摘点来。（拿起桌上的一只花瓶走了出去）

文：这位叶小姐真热心。

榕：是的，我这个表妹人真好。（“这”字特别加重）你跟她熟了就知道了。

（纬芳入，穿着游泳衣，外面裹着短浴氅。）

芳：（甜笑）文炳，好久不见了。

文：（有点窘）纬芳。

芳：我叫表哥带话给你，带到了没有？（不等他回答，向榕）妈叫你去陪客去，来了个何教授。

榕：哦，是姑父找他来看古董的，是不是？

芳：噯。请了人家来，他老人家自己又不在家。

（榕出。）

文：你要去游泳去？

芳：（笑挽文）我想先去照两张游泳照。你来给我照。

第廿四场

景：园中

（芳一手拎着照相机甩来甩去，偕文同行。）

文：你真原谅我了？

芳：不原谅你，也不会请你来了。

文：纬芳！（想吻她）

芳：喂，原谅了你，你不能就得寸进尺呀。

（半推半就）

（苓在树丛后采花，隔花见文吻芳。她拿着一把花，立在那里呆住了。）

（隐约见文与芳走了过去。）

（苓低下头去看了看手中的花，突感无聊，手一松，花都落到地下。）

第廿五场

景：客室

（榕陪何启华教授坐谈。）

榕：何教授，我姑父丢下话来，请您无论如何要等他回来，晚了就住这儿。

启：（笑）好，好。（立起赴窗前）这儿环境真好。

榕：这儿就是还清静。

启：（指点）那就是青山饭店吧？

榕：噯。（与启并立窗前）

（在远景中，文在草坪上替芳拍游泳照。）

（启注意到芳健美的姿态，不觉神往。）

榕：（看了启一眼）那是我二表妹。

启：噢。这位小姐活泼得很，活泼得很。

榕：（咳了声嗽）对了，非常活泼，会交际。（笑）所以许多人造她的谣言，说她“玩弄男性”。

启：哦？（回到原座）

榕：（倚窗台立，笑）其实她就是心眼太活，虚荣心又大，恨不得普天下的男人都来追求她。谁要是跟她认真，那可准得受很大的刺激。

启：（微笑）听你老兄这口气，倒好像你也是受了点刺激。

榕：（诧）我？（笑了起来）我绝对没这危险。我太明白她了，知道得太清楚了。

（芳把浴氅松松地兜在肩上，露出全部曲线，太阳眼镜拿在手里甩来甩去，袅娜地走了进来。见启，突停步，庄重地把浴氅裹得紧些。文随后入，拿着照相机。）

（榕与启立起。）

榕：我来介绍。何启华教授，叶纬芳小姐，陶文炳先生。（启与二人握手）

芳：我不知道有客在这儿，衣裳也没换。

榕：咦，刚才不是你叫我来陪客的？

芳：（瞪了他一眼）请坐请坐，何教授。

（众坐。）

榕：何教授是考古学专家。

芳：考古学！我对考古学最感到兴趣了。

（文向她看了一眼。）

启：（有戒心）是吗？

芳：几时您公开演讲，我一定去听。

启：一定要请您指教。

（男仆入。）

仆：何教授的电话。

启：噢。（随仆出）

芳：（拿起照相机递给文）给表哥也照一张。

（文将照相机对准榕，芳也射到镜头上去看，脸与文的脸挨得很近，耳鬓厮磨。二人突然相视一笑。）

榕：（视若无涎，向芳）你觉得这何教授怎么样？（文扳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

芳：完全学者风度。我简直崇拜他。

文：嗨，你除了我，不许崇拜别人，听见没有？（握住她的手）

芳：（笑）咳，连何教授这样的人你都要吃醋？

文：不管是谁，你朝他看一看我都要吃醋。

芳：傻子。

（二人含情脉脉四目相视。

（榕半躺半坐，两手插在袋里，吹着口哨，不去注意他们。）

芳：文炳，你去拿了游泳衣，上游泳池等着我。

文：好。你可得快点来。（出）

芳：何教授不知道会不会游泳。

榕：（温和地）喂，我可得告诉你，那何教授呀，你不用打他的主意，白费心。

芳：我不懂你说什么。

榕：我已经警告过他了，叫他别上你的当。

芳：什么？（走近前来）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榕：我告诉他你是什么样的人。

芳：我是什么样的人？

榕：（笑）你还不知道？还问我？

芳：（顿足）表哥，你真可恶。我就不懂，这何教授也有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他自己不会当心，要你像个奶妈似的照应他。

榕：我不是照应他。老实说，他要是上当也是活该。

芳：那你干吗多管闲事？

榕：因为文炳是我的朋友。

芳：文炳跟我的事你管不着。

榕：我管不着呀？告诉你：不许你跟何教授胡闹，要不然哪——

芳：要不然怎么？

榕：我跟你捣乱，你就是受不了。

芳：（泫然欲涕）表哥，我简直恨你。

榕：（拍拍她）好，恨吧。我不怕你恨。谁要是给你爱上了可就倒楣了。（出）

（芳气愤，然后她的怒容突化为满面春风——何启华入。）

启：（见她一人在此，有点着慌）咦，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芳：请坐。他们一会儿就来。

启：（想溜）我——我上我屋去休息休息吧。

芳：你累了吗？何教授？（整理沙发上软垫）坐这儿，舒服点。

启：（心悸，不安）不，真的，我还有点事，一会儿再见。

芳：何教授，您在我们这儿挺闷的吧？也没人可以陪您谈谈。我是学问根本够不上，我表哥呢，又有点——（笑着敲了敲头）有点神经。

启：（愕然）哦？倒看不出来。

芳：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么？

启：（思索）呃……噢。也许是有点……奇怪。

芳：其实这话我不应当告诉人。咳，我真替他难受。也是我害了他。

启：（不解）怎么？

芳：（顿了顿。微笑）你听他说话那神气，简直像是恨我是不是？

启：可不是。（片刻的静默）他——不恨你？

芳：（笑）恨我倒好了。

启：（终于恍然）哦，他爱你。

芳：我真不该告诉你这话。至少我应当替他保守秘密。（把两条腿蜷曲着缩到沙发上，坐得舒服点，但忽然发现大腿完全裸露，轻轻惊叫了一声“噯呀！”急把浴氅拉下来遮住。）我真觉得对不起他。自从我拒绝了他，他大概受的打击太重，简直成了神经病。

启：我明白了。

芳：（带笑）你等着吧，他一有机会就会对你说我的坏话，说我是害人精，专门玩弄男性。你不用理他。

启：当然不理他。

芳：（突换轻快的口吻）我们不谈这个了，出去走走，换换空气。（起）

启：（欣然立起）好。

芳：你没事吧？

启：没事。我正想出去瞧瞧。（将偕出）

（榕入。芳见榕，立挽启臂，亲匿地向他微笑。启受宠若惊，报之以微笑。然后他发现了榕，与榕目光接触。启有点窘，又有点恼怒，立即掉过头去。）

榕：（闲闲地）出去散步，是不是，何教授？

启：（顽抗地）噯。

（芳挽启臂昂然走出，不理睬榕。）

（榕瞠目望着他俩的背影。）

（苓在楼梯上出现，下楼。她的头发已改梳与芳完全相同的式样。）

榕：（闻高跟鞋声，回顾见苓）噯，纬苓，你的头发怎么了？

苓：你说这样好不好？（旋过头来给他看）

榕：（摇头）你光是头发学她的样子有什么用。

苓：（心虚地窘笑）我不懂你说什么。

榕：（低声）我早知道了，你不用瞒我。

苓：（倚在最后一根楼梯栏杆上）你怎么知道的？

榕：那还看不出来？

苓：（恐慌）文炳知道不知道？

榕：他要不是那么个大傻瓜，他也早知道了。

苓：你可千万别告诉他。

榕：我去告诉他干吗？

苓：你看纬芳是真爱他么？

榕：（摇头）她不过是要弄他。现在倒已经又有了个何教授。

苓：（迫切地）哦？

榕：可是她不会为了个穷教授放弃文炳的。好在王寿南的儿子明天就要来了，又年轻，又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阔人。敢保他一来，什么教授呀，文炳呀，全给淘汰了。这是你唯一的希望。

（文入。苓急扯了扯榕的衣服示意。榕回顾见文。）

文：纬芳呢？

榕：她出去了。

文：出去了？不会吧？她叫我在游泳池等她。

（启匆匆自玻璃门入，四顾，找了一副太阳眼镜。）

启：这是不是纬芳的？（改口）呃……这是二小姐的吧？

（文向前走了一步，望着启。）

榕：（向苓）这是何教授。（向启）这位是大小姐。

启：（向苓点头微笑，匆忙地）对不起，二小姐等着要。出去散步，忘了带太阳眼镜。（急出）

（静默片刻。文像是要跟出去，走到玻璃门口又停住了，呆在那里。

（苓同情地望着他，作苦痛的微笑。）

第廿六场

景：饭厅

（芳在餐桌上摊着化装跳舞的服装，加钉花边水钻亮片子等。启坐在旁边看。）

（文入。）

文：（强笑）纬苓叫我来叫你们去吃点心。

芳：噢，就来了。

文：这是你今天晚上化装跳舞的衣裳？

芳：嗯。

文：你扮什么？

芳：扮杨贵妃。启华（指启）扮高力士，搀我进去。

文：（忍气，佯笑）谁扮唐明皇？

芳：唐明皇的衣裳没有。好容易借来这么两套。（持高力士帽置启头上试戴）眼镜可不能

戴。

（代他摘下眼镜。）

（文不能忍耐，猝然转身出。）

第廿七场

景：客室

（榕与苓在吃点心。沙发前矮桌上放着茶点、咖啡。文入。）

苓：文炳，化装跳舞你有衣裳穿么？（替他倒咖啡）

文：我正在想不去了。化装跳舞这玩意儿，实在不大感到兴趣。

（苓失望。榕看看她。）

榕：（向文）你去一会，早点回来也是一样。就在青山饭店，（用下颏指了指）这么近。

文：我也没衣裳穿。

苓：我爸爸有一套衣裳，可以借给你。

（芳偕启入。文立即拿起一张报纸，埋头看报。）

苓：（向芳）爸爸那件化装跳舞的衣裳有没有带来，你知道不知道？

芳：我记得仿佛带来了。（坐下，将三明治递给启。启取食。）

苓：（向文）我去拿来你瞧瞧。（出）

（芳倒咖啡。）

文：（向芳）待会儿给你多照两张杨贵妃的照片。

芳：对了。（向启）我们照两张相，留着做个纪念。

（文气愤，报纸豁喇一声响，又埋头看报。）

芳：启华，你瞧，爸爸新买的古董。（指炉台上铜器）你给估一估是真是假。

启：（起立检视，摇头）我上次就告诉叶经理，这种铜器都靠不住。

榕：（笑）何教授，你总该知道，人家自己愿意上当，你警告也是白警告呀！

启：（怒）你说谁？

榕：（望着他微笑）说谁？说我姑父。还有谁？难道是说你？

芳：（打岔，以手帕煽风）真热，一点风都没有。（向启）咱们出去坐一会。（自玻璃门出，至走廊上。）

（启狠狠地瞪了榕一眼，随芳出。）

第廿八场

景：走廊

（芳倚柱立。启出，立她身旁。）

启：你那表哥——真是神经病！

芳：你别理他。

启：（抚芳臂）他这一向有没有跟你找麻烦？

芳：（长叹）他反正总是那样疯疯癫癫的。我真替他难受。

启：你的心太好了。

芳：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心太软。

启：对了。比方你对陶文炳，其实你应当老实告诉他，叫他死了这条心。

芳：（别过脸去）你又来了。

启：你没看见他那神气，就像你是他的。

芳：他也怪可怜的。

启：你还是有点爱他。

芳：不，不，绝对不。

启：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他？

芳：我实在是不忍心。他已经够痛苦了，再也禁不起这打击。

启：有时候一个人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使他更受刺激。

芳：你这话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人就是心软，踩死一只蚂蚁，心里都怪难受的。

启：反正迟早总得告诉他的。（握住她的手，低声）你现在马上就去告诉他。

芳：别这么逼我好不好？（撒娇地把头倚在他胸前）你老是欺负我。

启：（软化）纬芳！（抱住她）

芳：也不知怎么，自从遇见了你，就像你有一种魔力，使我完全着了迷。

启：（晕陶陶）真的？

芳：不知道别的女人看见你，是不是也像我这么着迷？

启：（俨然以大情人自居）你放心，纬芳，我反正只爱你一个人。

芳：启华！

启：可是你得老实告诉我，你对我不是一时迷恋吧？你是真爱我？

芳：你还用问吗？傻子。

（启想吻她。苓自玻璃门出。芳先看见了她，急推开启。）

芳：姐姐，上这儿来，这儿挺凉快的。

苓：我找不到那件衣裳。爸爸房间里没有。

芳：那么就在大箱子里。

苓：我去瞧瞧。（入玻璃门）

芳：（恐慌）她刚才看见我们没有？

启：不知道。

芳：说不定她站在那儿半天了，我们说的话都让她听了去了。

启：那有什么要紧。我们也没什么瞒人的话。

芳：不是这么说。我们的感情太纯洁，太神圣了，别人是绝对不能了解的。

启：（握住她的手）是的。可是我们总不能永远保守秘密。

芳：那当然。可是暂时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

（文炳自玻璃门入。启放下芳手。文望望他俩，郁郁地踱到一边去，凭栏立着。）

启：（指指他，轻声向芳）快告诉他。

（芳猛烈地摇头。启迫切地点头。文回过头来看看他们。）

芳：（匆忙地）你们谈谈吧，我得去洗澡去了。（急去）

启：（踌躇片刻，咳了声嗽，摸出匣来递给文）抽。

（文不理睬。）

启：（自己点上吸）陶先生，我正想跟你谈谈。

文：有什么可谈的？

启：纬芳有两句话跟你说，又怕你听了太受刺激。

文：（爆发）笑话！她有话自己不会说，要你做代表？你凭什么代表她？凭什么？（打启）凭什么？（再打启）

启：（大喊）好，你敢打我？（还打。二人扭作一团）

（榕急自玻璃门出。）

榕：喂，喂，怎么回事？

启：这家伙——动手就打人！

文：（一面扭打，向榕）抢了我的女朋友还在我面前得意——不打他打谁？

榕：（拚命拉劝）好了好了，你们这算什么？

文：（向榕）我就不懂，纬芳不知道看中他哪一点？

榕：咳，你不懂么，他是个男人哪。反正只要是个男人，就得爱她，追求她，要不然，就不能满足这位小姐的虚荣心。

启：好，你侮辱纬芳！（打了榕一个耳刮子，打得榕踉跄倒退几步）

文：（向启）他侮辱纬芳，关你什么事？（拍胸）有我在这儿，轮不到你管！

启：你才是多管闲事——你是纬芳的什么人？

文：你管不着！你自己呢，你算是纬芳的什么人？

（启打文，文还敬。榕抚着面颊站在一边，看见他二人又打成一团。）

榕：（拉劝）得了得了，为这么个女人打架，真不犯着！

文：好，你又侮辱纬芳！（打榕）

启：不许你打他！这是我的事！（打榕）

（三人混战。走廊上的桌椅都被撞倒在地，玻璃门也敲碎了。）

第廿九场

景：芳卧室

（灯下。芳正坐妆台前化妆。杨贵妃服装挂在衣兹外。

（苓扮古西方贵妇入，穿着钢丝撑开的广裙。）

苓：妹妹，你看我这件衣裳怎么样？

芳：好极了。真美。——噯，你过来我瞧瞧。（立起来，仔细检视苓衣后身）这儿有点不对。（扯苓裙）

苓：（回顾镜中背影）妹妹，我有话跟你说。

芳：唔？（继续扯苓裙。针线嗤的一声裂开）糟糕！

苓：怎么了？

芳：不要紧，我来给你缝两针。（取针线，蹲下缝裙）你说你有话跟我说？

苓：刚才我听见你和何教授说话。

芳：噢。你听见多少？全听见了？

苓：我听见你说你爱他，不爱文炳。

芳：哦？（继续缝衣）

苓：你不爱文炳，为什么不告诉他？

芳：（一心一意地缝衣）为什么要告诉他？

苓：你不告诉他，我就告诉他。

芳：（在片刻沉默后，抬起头来微笑望着苓）姐姐，原来你喜欢文炳，我真没想到。

苓：你有什么不知道？你早就知道了。

芳：（笑）好吧，希望你恋爱成功。

苓：（尖叫）噯呀！（急抚腰）

芳：噯呀，针戳了你一下，是不是？疼不疼？

苓：你不打算告诉他？

芳：噯。

苓：那我就告诉他。

芳：他根本不会相信。他一定非常生气，以为你造谣言。

苓：（想了想）你这话也有理。

芳：（咬断了线，替苓整理裙幅）哪，现在好了。

苓：（转身返顾，在镜中自照）那么，你不肯放弃文炳？

芳：唔。

苓：那何教授呢？

芳：我两个都要。

苓：妹妹我跟你商量：王寿南的儿子明天就来了。一个他，一个何教授，你还不够么？

芳：不行，我喜欢热闹，越多越好。

苓：越多越好，刚才他们为你打架，你知道不知道？

芳：唔。（微笑）我听见说，今天打架也有表哥。真奇怪，关他什么事？

苓：你恨不得连表哥也要，是不是？

（芳微笑不语，对镜涂唇膏。镜中映出苓悄然离室。）

第卅场

景：客室

（苓戴黑绒面具，挽着斗篷拿着手袋走下楼梯。到了楼梯脚下，回顾，见芳穿着便装下楼，诧。）

苓：咦，你怎么还不换上衣裳？

芳：（微笑）我不去了。

苓：为什么？

芳：有点头疼。

苓：（突然恐慌起来，取下面具，轻声）文炳知道不知道你不去了？

（文穿苏格兰装入室，衣服太短小，格子呢短裙只齐大腿。）

文：纬苓你瞧——不行，太短了。

芳：（纵声大笑）呦！真漂亮！文炳，你自己去照照镜子。

（文羞惭，自己低头看了看，牵了牵裙子。）

苓：稍微太短一点。没关系。

文：不，实在不能穿。纬苓，对不起，我想不去了。

苓：衣裳其实没关系，大家都是闹着玩嚟。

文：不，真的。你们去吧。反正有榕生，他跳舞跳得比我好。

（苓无语。）

文：（向芳，用漠不关心的口吻）我听见说你也不去。

芳：噯，我累了。难得有机会在家里休息休息。

文：我们可以在花园里散散步，今天晚上月亮很好。

芳：（媚笑）你也跟我一样，最喜欢清静。

文：噯。（向苓）纬苓，真对不起。

苓：（戴上面具，轻快地）没关系。表哥呢？我去瞧瞧他打扮好了没有。（出）

文：你姐姐是不是有点不大高兴？

芳：我怎么知道。

文：纬芳，待会儿我们上花园去，那何教授要是又跟了来，你可千万别理他。

芳：咳，你不知道，这人简直像牛皮糖似的，黏上了就不放。

文：我真不懂，你干吗不老实告诉他，叫他别在这儿讨人厌。

芳：我就是心太软。

文：有时候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让他受痛苦。

芳：你这话说得真对，可是我这人就是这样，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文：可是这是没办法的事。

芳：（叹息）我知道。老何也真可怜。（把头偎在文胸前，低声，热情地）文炳，你到底爱我
我不爱？

文：（低声）我爱你，我爱你。（吻她）

（启入。）

启：（大怒，向文）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文：（回顾）干什么？你猜我在干什么？

（再吻芳）

启：（一把拖开他，挥拳相向）这小子——非揍死你不可！

芳：（拉劝）喂，启华，你别这么着。

启：纬芳，你走开，不关你的事。

文：（向芳）对了，你走开，我来对付他。

（二人扭打）

芳：（竭力拉劝）你们怎么了？都疯了？

（榕入，一只手臂绑着绷带吊着，颊上贴橡皮膏，十字交叉。）

榕：（遥立大声喊）好了好了，别打了，下午已经打了一架。

（苓随榕后入室。）

芳：（拚命拉开文与启）表哥，你快来帮我。

榕：（连连摇手）刚才我劝架，已经给打得这样，再劝，我这条命也没有了。

（文与启自觉惭愧，住手。）

文：（走到榕身边）你怎么了，榕生？

苓：我看他这胳膊伤得不轻，我给他绑上了绷带。

芳：（向榕）你这样子，还去跳舞？

苓：（笑）不去了，我们都不去了。

（女佣入。）

佣：太太叫表少爷搽上这药。（递一盒药给榕）

苓：（代接，看盒面）这是云南白药，听说灵得很。

芳：（向榕）值得试一试。来，我给你解开。（要解带）

苓：到他房间里去搽。

（榕，苓，芳同出，女佣随出。）

文：（向启）好，现在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启：好。

（二人坐。沉默片刻。）

启：（恳切地）我得跟你道歉。

文：（恳切地）我们大家都有不是的地方。

启：不，不，我承认是我不对。（有点羞涩地）纬芳要不是爱上了我，你也不会失恋。

文：（诧）爱上了你？（失笑）何教授，你怎么知道她爱你？

启：当然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文：（大笑）得了，你别自己骗自己了，何教授！她刚才还在那儿跟我说你讨厌，像牛皮糖似的，钉着她不放。

启：（跳起来）你胡说！这小子——你是讨打！（挥拳作势）来来来！

文：（也跳起来）打就打，谁怕你？

（二人相向立，准备动武。静默片刻，启突然大笑。）

启：你这身打扮，实在太滑稽了！（笑倒在沙发上）

文：（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短裙）噫，是有点古怪。

启：你这样子，我实在没法跟你打架。

文：别打了，我们还是平心静气的讨论一下。

启：好吧。（坐直了身子）

文：你听我说：刚才我劝纬芳，我说她应当告诉你老实话，索性叫你死了心。可是她说她不忍心告诉你——

启：（错愕）不忍心告诉我？

文：（举手制止）你听我说。她说不忍心，我就说：有时候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人家受痛苦。

启：（变色）哦？……那么她怎么说？

文：她说她就是心软，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启：什么？（站起来激动地走来走去）她真这么说来着？

文：当然了。

启：她说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文：噯。

启：天哪！（踉跄倒退，废然坐在沙发上）

文：怎么了？

启：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不相信！这都是你造谣言，破坏我们的感情！（跳起来指著文）今天下午我跟纬芳说话，你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偷听，都听了去了。

文：别胡说！

启：我也是跟她这么说，我说她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你受痛苦。她的回答也完全一样。

文：（怔了怔）她说什么？说蚂蚁？

启：（点头）说蚂蚁。

文：总而言之，她完全是耍弄我们？

启：对了。完全是水性杨花，玩弄男人。

文：（怒）你这话太侮辱她了！（跳起来挥拳作势）

启：（举手制止）噯，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文废然坐下。二人凄苦地并坐，手托着腮。）

文：我们怎么办呢？

启：我们两人一块儿去，当面问她，到底是爱哪个。

文：（悲哀地）她要是说爱我，我可就完了。

启：你难道还相信她？

文：我明知道她是扯谎，我还是相信她。

启：她要是说爱我呢？

文：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启：（慷慨地拍了拍文的肩膀）那么，为你着想，我希望她说爱我。

文：（感动）启华，你真够朋友。（拍他肩膀）

启：哪里哪里，这不算什么。

文：启华，咱们出去痛痛快快的喝两杯。

启：好，文炳，走！我请客。

（两人勾肩搭背向外走，正遇见榕走进来。）

文：（兴奋地）榕生，我跟启华上青山饭店去喝酒，你去不去？

榕：（瞠目望着他们）“我跟启华”！你们倒真是“不打不成相识”！（让开路，但忽然想起来，拉住文臂）喂，纬芳叫我告诉你，她在花园里等着你呢。

文：让她等着去。

启：（向榕）你告诉她，我们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她受痛苦。

文：告诉她走路小心点，别踩死了蚂蚁。

（文偕启出。榕望着他们的后影发怔。）

第卅一场

景：别墅门前

（走廊上点着灯，照亮了台阶与一角草坪。
文扶启踉跄回，走入灯光内。

（榕独坐廊上吸。）

文：喂，榕生，你来帮我搀一搀他。

榕：（帮搀启）何教授喝醉了？

启：（打呃）我没醉。

文：他真能喝。（扶启自玻璃门入）

第卅二场

景：客室

（文与榕扶启入。）

榕：（向文）送他上他屋去吧？不早了，该睡了。

文：不，我们还得跟纬芳开谈判呢。

榕：开谈判？（与文扶启到沙发上坐下）

文：唔，叫她老实说出来，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在启身边坐下）

启：（头枕在沙发背上，用下颏指了指文，向榕）他还在那儿痴心妄想呢，只要她说一声爱他，他马上投降，你信不信？

文：要是你，你不投降？不过你自己觉得没希望，所以乐得充硬汉。

启：（怒）你这是什么话？（突然坐直身子）

榕：（急捺住启）好了好了，别又打起来。

（文与启悻悻地互看了一眼，复松弛下来。）

榕：（坐）照客观的看法，纬芳要是在你们两人中间挑一个，大概是挑文炳。（向启）他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启：（不服）他的确是比我年轻。（顾影自怜地摸摸头发，托了托眼镜。）

文：（嘲笑地）可并不比你漂亮。

榕：来来来，你们二位，怎么了？你们这样不团结，怎么能对付纬芳？

启：这话有理！天下女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男人要是不愿意做奴隶，非团结不可！

文：对，对！（高举一臂）全世界男人团结起来，打倒女人！

榕：（也举臂高呼）赞成打倒女人的举手！

启：（高举双臂）我举两只手赞成。

文：（故态复萌，代举另一手）三只手！偷人家女朋友！你没来的时候好好的！

榕：（打他的手）你又来了！

（芳徐徐地走下楼梯，面容庄严而悲哀。启抬头看见了她，急用肘弯推了推文与榕。三人不安地站了起来。）

芳：（向文与启）刚才你们叫我表哥带话给我，我不懂你们说什么。可以解释给我听么？（走到楼梯脚下）

（没有人回答。）

榕：（望望文与启）怎么都不开口？……来来来，谁放第一炮？

（二人仍不语。）

榕：（向芳）这两位先生认为你是欺骗他们，拿他们当玩物。

启：喂。你告诉我说你爱我，讨厌文炳，又告诉文炳你爱他，讨厌我。

文：到底你是爱谁，讨厌谁？

芳：（鄙夷地）哼！（掉过身去，走开。）

榕：怎么，你不肯回答？

芳：当然不。我爱谁，不爱谁，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榕：（笑了起来，转身向文与启）好厉害。我真佩服了她。

（芳转身上楼，但榕抢先抓住她的手臂。）

芳：干吗？

榕：你得先回答这问题。

芳：不回答，就不让我走？

榕：噯。

芳：（甩脱榕手）好。你们问我爱谁。那我就告诉你们。（向榕）我爱你。

（榕退缩。谁也不作声。死寂。）

芳：明儿见。（上楼）

（文与启呆呆地望着她离去。榕软瘫在沙发椅上。）

启：（搔头）我们到底算打了胜仗，打了败仗？

榕：（苦笑）打了胜仗？真是做梦！

文：（阴郁地）至少在我这方面是打了胜仗——没有危险了。

榕：我害怕。我真害怕。

启：（严厉地将手搁在他肩上）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没出息？

榕：我没法抵抗她。

启：你坚强一点。不能破坏我们的联合阵线。

榕：我要你们俩答应我一件事。

文：什么事？

榕：我要你们跟着我，一步也不离开我，绝对不让我跟纬芳单独在一起。

启：（向文）这小子简直不中用，胆儿这么小。

文：（向榕）好，我答应你。

榕：（感激地与他握手）到底是老朋友。

启：（摇头）真没出息。我得去睡了，明儿见。（出）

文：（长叹）其实你又何必这么害怕。她看中你，你应当高兴，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榕：算了吧。跟她这样的人谈恋爱，不是自讨苦吃？我理想的对象刚巧跟她相反。

文：哦？你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榕：第一要爽快，要心眼好，跟我谈得来，而且是真爱我。当然得相当漂亮，可是不至于漂亮得人人都追求她。

文：听你说的，倒有点像纬苓。

榕：（想了想）噯。（微笑）可惜有一个条件不合：纬苓并不爱我。我要是你，我一定追求她。

文：什么？

榕：（突然发现自己失言）糟糕，一不小心，给说漏了。

文：你刚才说什么，我还是不明白。

榕：你这傻子，纬苓爱你，你一点都不知道？

文：（诧异）别胡说八道。

榕：真的。谁骗你。

文：我不信。

榕：你不信，你追求她试试。

文：（着急）嘘！她来了！

（苓易便装入。）

苓：表哥，你的胳膊怎么样？疼得厉害么？

榕：好多了。

（文微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她，眼光中充满了惊异猜疑与窘意。）

苓：（向文微笑）你们后来还是上青山饭店去了？

文：（窘）噯。没跳舞，跟何教授去喝酒。

苓：何教授呢？

文：他喝醉了，去睡了。

苓：你喝醉没有？要不要吃点水果？

榕：吃点水果吧。我去给你拿。（出）

（寂静片刻。文蹑蹑不安。）

文：纬苓。

苓：嗯？

文：（徐徐地从沙发后面兜过来，向她走来）今天真对不起，没陪你去跳舞。

苓：没关系。我根本也不爱跳舞，不过是射热闹。

（寂静片刻。）

文：纬苓。

苓：嗯？

文：没什么。（惘惘地走了开去，绕室而行。）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像要下雨似的。

苓：是吗？我希望明天别下雨。

（静默。文自袋中取出香匣。）

文：（突然作了一个决定，旋过身来向苓）
纬苓，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他正打开了匣，一旋身，香全部散落在地。）

（苓笑，蹲下去帮他拾。文也蹲下来拾。文突然射上去像要吻她。）

第卅三场

景：饭厅

（榕走到长条柜前，拿起一只大水晶碗，内盛各色水果。榕正要离室，芳入。）

芳：（温柔地）表哥。

榕：（震惊，力自镇静）你还没睡？

芳：我有话跟你说。

榕：不早了，我得去睡了。（急趋出，但她紧紧拉住他的手臂）

芳：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大概不相信。

榕：（焦急地四顾求援）不相信。

芳：（安静而悲哀）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是不管你信不信，我得告诉你——

榕：（狂乱地挣脱手臂，急趋室之另一隅）有话明天再说。

芳：表哥，我除了你从来没爱过别人。我跟别人好都是假的，都是为了想叫你忌。

榕：可惜我一点也不吃醋。

芳：（走开）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苦笑）想想也真可笑，我说假话人家倒相信，这一次我倒是说真心话，人家倒不相信。

榕：谁叫你扯谎扯得太多了。活该，自作自受。

芳：（悲哀地）好，我走了。明天见。（在门口旋过身来）我爱你。我从小就爱你。

榕：（冷笑）得了得了。

芳：我永远爱你。

榕：（低声诅咒）这鬼丫头。（终于不克自持，走到她跟前热烈地拥抱她。）

芳：（狂喜）表哥，你说呀。

榕：（仍想闪避腾挪）说什么？

芳：说你爱我。

榕：（废然走开）非说不可？——咳！（绝望地大喊）我——爱——你！

芳：（狂喜）表哥！

榕：（悲愤地）你这总该满意了吧？（拿起水果夺门而出）

（芳面上现出胜利的微笑。）

第卅四场

景：客室

（榕持水果入，正撞见文吻苓。榕急退出。苓与文均不觉。）

（苓用力推开了文。她惊疑，惶惑，心乱。文也不解苓何以并不欢迎他吻她。）

苓：你真是喝醉了。

（文不语。）

（榕在门外咳了声嗽，缓缓踱进来。文急起立。）

榕：吃水果。

文：（自碗内取一苹果）我去睡了。明儿见。（出）

榕：他怎么了？

苓：他刚才非常奇怪。

榕：哦？

苓：他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榕：（在片刻的沉默后）一定是因为我告诉了他。

苓：（恐慌）表哥，你告诉他了？说我爱他？

榕：你别生气。

苓：我真生气！表哥你真是！这以后他看见我一定非常窘，简直怕看见我。

榕：不要紧，明天我再跟他解释，就说我是扯谎，跟他闹着玩的。

苓：得了，越解释越糟。你害得我还不够！

榕：（颓丧地）别我了，纬苓。我已经够倒楣的。

苓：你怎么了？

榕：（烦躁地踱来踱去）纬芳说她爱我。

苓：你呢？

榕：我一直爱她的。

苓：那还不好么？你发什么愁？

榕：你想想，要是娶她这么个太太，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我写小说怎么养得活她？为了我的前途，我的理想，我非逃走不可。

苓：你逃到哪儿去？自己亲戚，还能一辈子不见面？

榕：我一回到城里，马上买飞机票上仰光去。

苓：上仰光去干吗？

榕：去做和尚去。

（画面上角现出一个圆圈，圈内另一个榕已剃光头，风吹着他淡橙黄的袈裟，赤着脚在仰光的金顶佛寺前徘徊，面色平静，耀眼的热带阳光使他眯着眼睛。）

榕：纬苓，明天早上我要是走得早，见不到你，我先跟你辞行了。

苓：表哥，（一手搁在他肩上）我想，她倒许是真爱你。

榕：（痛苦地）得了，别说了。（转身出。上方的圆圈缓缓相随。出至户外，树枝横斜划过

圆圈。树的黑色剪影随即遮没了它。它再出现的时候，已是一轮大半满的淡橙黄的月亮。榕凄然望月。)

第卅五场

景：穿堂

（次晨。榕的房门悄悄地开了一线。文探头出来张望了一下，向里面点头招手。榕拎着一只皮箱蹑手蹑脚走出来。文在前开路。

（文推开大门向走廊上张望。见芳抱着胳膊倚在柱上。）

文：（轻声向榕）当心，当心！纬芳在这儿。

（榕抛下皮箱奔回卧室，砰然关上房门，下了锁。）

文：（代他拎起皮箱，耐心地敲门）喂，你出来，出来，没关系。有我在这儿。

第卅六场

景：走廊

（芳倚柱立。榕硬着头皮拎皮箱出，文跟在后面。）

芳：（拦路）表哥，你怎么忽然要走了？

榕：噯，我有点事，得赶紧回去。

芳：（向文）文炳，请你走开一会，让我跟表哥说两句话。

（文抱着胳膊屹立，不答。）

榕：你有话尽管当著文炳说，没关系。

芳：我不能当着人说。

榕：那你就别说。

芳：（沉默了一会）好吧。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要走我也不拦你。我知道你是要躲开我。

（泣然）

榕：（稍稍软化）好在你很快就会忘了我。

芳：我是永远忘不了你的。你有空就写信给我。

榕：（软化）好，一定写信给你。一天写一封都行。

芳：表哥，我想——（手搭在他肩上，仰脸望着他）最后一次了——我想跟你说再会。

（很长的静默。榕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挣扎。）

榕：（猝然）文炳，你走开。

（文屹立不动。）

榕：你走开，文炳。

（文只当听不见。）

榕：（威吓地向他逼近一步）你走不走？

文：（缓缓地）你理智一点，理智一点。

（榕瞪眼望着他，逐渐恢复自制力。）

榕：多谢你提醒我。（拿起箱子走下台阶。文跟在后面。）

（芳自知失败，赌气一扭身走了进去。）

第卅七场

景：汽车间外

（车间门大开。内空。文偕榕走来，向内张了张，工役持浇水橡皮管走过。）

榕：（唤住工役）喂，你们的汽车呢？

工：老爷坐出去了。今儿一早就上飞机场去。

榕：（向文）噢，去接王寿南的儿子。

（工役走了过去。）

文：（低声向榕）恭喜恭喜，你的替身来了。人家有了王寿南的儿子，还要你吗？

（榕苦笑。）

第卅八场

景：饭厅

（苓正吃早饭。芳坐在她对面，怔怔地用茶匙搅着红茶。）

苓：（冷嘲地）你还不去打扮打扮，预备招待贵客。有了王寿南的儿子，表哥就是在这儿，你也没工夫理他。

芳：姐姐你也学坏了，这张嘴真讨人嫌。（故意地）文炳呢？怎么不来吃早饭？

苓：我没看见他。

芳：我想想真有点对不起文炳，得好好的安慰安慰他。

苓：（吃惊）怎么，你又看上文炳了？

芳：（甜笑）还是文炳好。姐姐你看中的人准没错。

（起，离室。）

（苓忧虑，食不下咽。）

（文入，见苓，窘甚。）

苓：（若无其事）表哥走了？

文：还没走。等汽车呢。

苓：（起）我去送送他。

文：纬苓，我要跟你道歉。昨天晚上真是喝醉了。

（苓低头无语。）

文：也都是你表哥不好，无缘无故跟我捣乱。他告诉我——（干笑）我真有点说不出口——太荒唐了。他说你自从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我。（笑）

苓：（低声）表哥真是胡闹。

文：我要不是酒喝多了，也决不会相信他。（笑）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你并没说，“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

苓：要是那时候我说，“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你怎么着？

文：那我大概会说，“我一直爱着你，自己都不知道。”

苓：不会不会，你不会这么说的。

文：（抱歉地）不，昨天晚上我是有点神经错乱，因为受了点刺激。

苓：（安静地）你今天不神经错乱吧？

文：（笑）不，不，你不用害怕。现在我完全好了。

苓：以后你也不会再神经错乱？

文：不会，绝对没这危险。你放心。

苓：（自长条柜上取酒一瓶，酒杯一只）要是你现在又喝醉了，要是我又告诉你我表哥说的都是真话，那你会不会又像昨天一样？

文：（抑制住感情）那说不定。我不敢担保。

（苓开瓶倒酒，文走到她背后抱着她，吻她的脸，酒地从杯中溢出，汪在桌上，流下地去。）

苓：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

文：我一直爱着你，自己都不知道。

第卅九场

景：走廊

（叶太太立大门前等候。二男佣二女佣左右侍立。）

叶太：（紧张地）大小姐呢？——叫二小姐快下来。

女佣甲：噢。（去）

叶太：表少爷走了没有？请他来帮着招待。

男佣甲：噢。（去）

叶太：飞机上不知吃过早饭没有？叫他们马上预备开饭。

女佣乙：噢。（去）

叶太：多叫几个人来搬行李。

男佣乙：噢。（去）

（芳盛妆出。）

叶太：噯，纬芳，快来！他们来了！来了！

（母女并立廊上欢迎，芳立母右。榕来，立叶太左。苓在榕背后出现，榕让出地方，苓立母与榕之间。

（汽车驶到门前停下。司机下车开门，叶经理下车。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跟着下车，吮着一根棒糖，东张西望。

（男佣率工役数人自车上搬下行李。）

叶经理：（牵孩上阶）到了这儿，就像自己家里一样，可千万别客气。

叶太：路上辛苦了吧？累不累？

叶经理：（向叶太）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少爷。

叶太：欢迎欢迎。快进来歇歇。

（众簇拥孩进屋，工役拎行李后随。

（榕与芳目光接触，榕突然狂奔下阶，跳上汽车，开动马达。

（但芳已追了上来，跳入后座。

（榕听见后面砰然一声关上门，知己不及脱逃，颓然，两手仍按在车盘上。马达声停止。

喇叭声大作，代表他心境的焦灼紊乱。

（芳伏在前座靠背上，笑着搂住他的脖子。

（喇叭声化为乐队小喇叭独奏，终融入欢快的音乐。）

剧终

—完—